

狂人
與
死
女

刊叢學文代現

S. Lagerlöf: The Tale of a Manor

女 死 與 人 狂

著士女孚洛格挪典瑞

譯杰大劉



行 印 局 書 華 中

挪格洛孚女士與瑞典文壇

十九世紀末葉的瑞典文壇，是史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

的佔領時代，是自然主義的全盛時代。重現實與客觀的自然主義文學，都是一些物質主義與科學精神的產物。在這個時代，人間生活中一切神秘的美妙的夢境，都隨之而滅亡。這樣一天天發展下去，人們就漸漸地感到心情的枯渴和靈魂的飢餓了。是在一八九〇年的時候，發生了一種對抗自然主義的大思潮，那就是新浪漫主義（neo-Romanticism）。英國希蒙司（Symonds）說：『因物質之考察與調整，世界早已感着靈魂的飢餓了。今因靈魂的復歸，因此起了新文學運動。這種文學有看見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有看不見的世界而又不是夢幻的那種意味。』

這位批評家的話是很對的，尤其是後面兩句話，更爲真確，正如日本的山岸光宣所說，『新浪漫主義即是舊浪漫主義的復活，所謂主觀，所謂情緒，

所謂理想，全是一樣的。所不同者，即是一會受自然主義的洗禮，一未受自然主義的影響。舊者全為盲目的情緒所驅使，離開現實太遠，新者雖重主觀，雖重直覺，仍有自然主義細緻的嚴密的觀察的餘味。它能以沉靜的態度，銳敏的理想，在現實的世界，發現夢幻的神秘的天地來。』這一段話，正是希蒙司所說的『有看見的世界而不是現實的，有看不見的世界而又不是夢幻的那種意味。』

在當時的瑞典文壇，成爲一種運動的先驅的，是海德司丹（Verner Heidenstam 1859—）和李威丁（Oscar Levertin 1862—1906）。在他們的文藝復興（Renascence 1889），彼皮得的結婚（Poppa's Wedding 1890）這些著作裏，大膽地非難着自然主義底非藝術的傾向和過於現實過於科學而失了藝術的情味的缺點。同時主張藝術應該爲藝術而存在，決不是爲社會改革的目的而存在的。海德司丹那本巡禮和放浪的歲月（Pilgrimage and Wanderyear 1888），就是一本新浪漫主義最成功的作品。在這本書裏，他是他那枝美妙的筆，詛咒

近代文明的騷亂，而謳歌東洋文明的情景的，是以天方夜譚爲背景，展開着近代人的苦惱，人間的不調和的生活的極其美妙的故事。再如他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愛丁夢 (Erdynion 1889) 小說集，同樣的也是東方的讚歌。

他的朋友李威丁出來，也寫了許多文章，鼓吹新浪漫主義，如一八九八年出版的詩人與夢想者 (Poets and Dreamers) 和一九〇三年出版的瑞典的人物 (Swedish Figures)，都是很重要的批評文集。再如他的創作傳說與詩歌 (Legends and Ballads 1891)，梭羅門王與木洛耳甫 (King Solomon and Morolf 1905) 是稱爲新浪漫派中的傑作的。可是女作家挪格洛孚的出現，他的傑作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 (Gosta Berlings Saga) 的出現，才真正地把瑞典的文壇變了個模樣，從一國的進爲世界的了。才真是把自然主義的壁壘毀壞無餘，從史特林堡式的憂鬱的悲壯的灰色的冬天，一變而爲鮮明的微笑的晴朗春天了。

斯干底那維亞文學

(Scandinavian Literature) 的著者

Topfsejensen 氏曾說，

『如果把史特林堡看作是自然主義的代表，那末，挪格洛孚是最典型的新

浪漫主義的代表。如果有人問史特林堡以後，瑞典文壇的世界代表是誰呢？無疑地，我們是要推舉這位女作家的。

挪格洛孚於一八五八年生於伐姆蘭 (Vemland) 的馬巴克 (Marbocka)。這是一個充滿着傳說童話和美妙的夢的神祕的地方，一年中，總有七八個月是爲冰雪所閉，道路艱難，行旅非常不便。好像這個地方，同瑞典脫離了似的，要到夏天的時候，外面才有人們來往。在這個童話之國裏，挪格洛孚的家庭，居住了幾百年。她自己在這裏，從生下來，到二十二歲的時候，才找着外出的機會。童年幼年青年都在這地方過去的她，從來沒有被人注意過的，沒有被人描寫過這個童話之國裏的風土人情，給了她很深的印象，她對於那地方的特質和人物的奇異的性情，下了一種深的觀察。

一八八〇年，她離開她的故鄉，到司托克火姆 (Stockholm) 去，投考高等師範。幸而及第了，五年後，畢了業，到一個小都市南資克洛拉的女學裏去教書，在那裏一教就是十年，和同事們處得很好，學生也很信仰她親愛她。她進

了高等師範以後，她就從事於過去回憶的組織和許多故事的結合，想寫一個長篇小說。當時的瑞典文壇，正是風靡一時的社會小說自然主義的作品。不知怎的，挪格洛孚對於這裏的東西，總有點懷疑，『不這樣寫，就不能叫作是文學嗎？這種沒有靈魂的沒有詩情的美的作品，可以永遠地存在嗎？』她時常這樣自問了。『我自己的作品，也非取這種形式不可嗎？』她當時幾年間，常是這麼躊躇着。後來，她決定用詩的形式去寫它，不久，她又拋棄了原來的主張，到底用散文的形式了。於一八九〇年，她曾發表了一部份，第二年，長長的兩卷全部發表了。這本書就是最有名的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Goster Bolling's Saga*）。這本兩卷的長書，使一個默默無聞的女學校教師的她，一躍而為瑞典文壇的巨人，後來得了諾貝爾的文學獎金，她的著作譯成了二十六國的外國文字，成為史特林堡以後瑞典最大的世界作家了。她在這本書裏，把她故鄉的奇妙的風土人情，種種他處未有的景色——大的白熊，勇敢的騎士，金髮的美女，寬潤的冰河，偉大的森林，一切朦朧的神祕的景色——

和她幼年時代種種的回憶，用她那種女性特有的楚楚風姿的詩味無窮的筆調，寫在讀者的眼前了。在她的筆下所寫的那個伐姆蘭地方，使讀者感到意外的神祕，意外的美。全部雖因篇幅過長，插話過多，結構上似乎有些不細密的地方，但是，在全體上是毫無損害的。Top-jonson 氏曾說：

——“Grosta Berings's Saga” is a great modern epos; vast in scope, swarming with characters and episodes, netted with the Subsidiary plots which are but lo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ain plot but all of which capture the reader's interest. It tells of the joyous world of the wild cavaliers at Ekeby; an orgy of the joy of life and of romantic love-making in the midst of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Vermland,

挪格洛孚在一八九〇年的時候，在司托克火姆的婦女雜誌上，投了一篇懸賞的百頁上下的小說，後來發表的結果，這篇小說果然當了選。這就是在上而所說的那有名的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最初的一部份。後來，她想把這一篇伸長它，成一部大著。在她那篇關於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的創作的

自序傳文裏，這樣說着：『自己幼年少女的時候，聽了許多的傳說和故事，這些東西，都是和故鄉的自然界交錯的，很深地印在我的頭腦裏。後來，有一天在司托克火姆街上散步的時候，很想把故鄉的傳說和故鄉的風景組合起來，寫成一本書。於是就開始把那篇當選的小說改作起來，到底實現了這本五百頁的大小說的幻夢，完成了古代蘭姆的 Naga 了。』

這部作品，是近代稀有的散文的敘事詩。主人公哥司達普爾林，是一個鄉村的牧師，疎於世事，然而又是一個情熱奔放的男子。在這個男子的周圍，出現着各種各樣的奇怪的有趣味的人物，捲起種種意外的事件，使讀者生出一種讀古傳說時候的趣味。這種特色，在挪格洛孚全部的作品裏，都是一貫的。從她的短篇集看不見的結子 (*Invisible Links* 1894) 一直到她那本有名的兒童讀物尼爾士奇遇記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都保持着她這特色。

在那種愛神祕傳說與夢幻的瑞典人民，比起史特林堡的作品來，他們

是甯是愛讀挪格洛孚的作品的。自然主義的代表作家史特林堡，是以最鋒利的最深刻的筆，暴露社會和人生最醜惡的各部份。撲滅偶像，打破傳說，輕視愛情，侮蔑婦女，總之「憎惡」兩字，爲史特林堡作品中的基調之一，而挪格洛孚的根本基調是「愛」。在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裏，是充滿着作者的溫情的愛的。不僅對於人，不僅對於犯罪的人，就是對自然界的一切，她都是具有無限的溫情的呢！史特林堡是以他特有的想像力，把一切醜化；挪格洛孚，是以溫情的微笑，把一切美化的。在她看起來，在一切生物的底，都是善，都是愛。都是微笑。

一八九五年，她辭去了教職，純粹以作家立身了。從瑞典王室得了旅行補助金，於是在德國，瑞士，意大利遊歷了許久。以西西里爲舞臺的反基督的奇蹟（*The Miracles of Antichrist*），於一八九七年完成了。這與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完全相反，這是一本南方的情熱的讚歌，也是一本非難社會主義的書。然而貫通挪格洛孚的全部作品的「愛」，在這部作品裏，是更其顯露的。

後來，她又遊埃及，巴力斯丹各處。就在這時，完成了以達爾加利亞的農民的宗教運動爲題材的大作耶路撒冷（Jerusalem）了。據許多批評家的意見，這本書是女士諸作中藝術上最成功的作品。把達爾加利亞那地方的風土人情，描寫得那麼細緻，把那地方的農民的純樸的性格和感情，描摹得那麼活躍的那回事，是凌駕女士以前的諸作品的。

尼爾士奇遇記，是一本使世界的兒童熟識這位北歐的老女作家最有名的童話。第一卷於一九〇七年出版，接着不久，又出了第二卷。我們讀了這本書，可以想到這位女作家的想像力是如何的豐富。這並不是一本專給小孩子的讀物，就是對於大人，特別是想知道近代瑞典的社會，文化，這本書也是必讀的呢！這本書與加樂爾的阿麗思漫遊記的體裁相同。寫一個十四歲的鄉村孩子叫做尼爾士的，有一天，他的父母不在家，同一個小鬼玩起來，結果自己也變成一個小怪物，騎在金鵝的背上，從瑞典的這一端飛到那一端的種種見聞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那種活潑的新鮮的趣味，那種詩意的神

祕的傳說，和俯視的森林湖野的美的風景的表現，使讀者如身入其境愛不忍釋。特別擊動着讀者的心弦的，是作者對於讀者那種溫情的母性愛的發露。本來，女性的創造的才能，不外是美麗的母性愛的發揮。在挪格洛孚的作品裏，真是充滿了女性的愛，純真，體貼和憐憫。比起安徒生來，在這位女作家的作品裏，是持有更真實的童心的。

這本兒童讀物，比起哥司達普爾林的傳說來，是有更感人的力量的。這書的主旨，是叫兒童讀了，要向上，要親愛，要慈善，要同情。瑞典一個批評家，對這位童話的女作家辯護地說。

『……一般人一說到寫兒童讀物的作者，似乎多少浮着一種輕蔑的表情。然而，一想到太陽西下，家家燃着明亮的燈，無數的小孩子的頭，俯在那本書上的情景的時候，無論誰也可以想得出童話作者的偉大罷……』

女士其他著名的作品，有波爾久加利亞的皇帝 (*The Emperor of Portugal*, 1914)，李利哥洛那的家庭 (*Lilicrona's Home*, 1911)，將軍的指環 (*The Gene-*

rd's ring 1925) 等作。短篇集，以『一片生活史』為最有名。於一九〇九年，她得到了諾貝爾 (Nobel Prize) 的文學獎金，於是聲譽日高，她的作品，主要的大都被譯成外國文字了。

『狂人與死女』是她一部最好的中篇小說。寫一對在夢幻的狂熱的戀愛世界中生活着的男女的事件，是極其自然的。每個場面，都能引人走入一種神祕的境界，然而細細地看去，都是極其自然的徑路，都是極其真切的事實。尤其是對於女主人的性格的描寫，作者一直就沒有放鬆，自始至終，都是緊張地繫着讀者的心的。一時是陰森的，一時是神祕的，一時是恐怖的，一時是歡樂的，各種場面的變換，使讀者的心跟着起伏而波動。加之這書的地方色彩非常濃厚，我們讀它的時候，總會想到那冰天雪地的陰森恐怖的景色來。

德國托曼司曼極力地推讚這個作品說：『此書對於男主人的瘋狂的描寫，一點也不空虛，有一種確切的真實性。女主人的那種理性，勇敢和天真，真是寫得透澈極了。』批評家波里資基氏，也曾稱賞這個作品構想的巧妙，

藝術的成熟。挪格洛孚本來是從傳說的世界出發的人，她的性格和她的作品，都是很浪漫的，浪漫的要素的豐富，比般生（B. Björnson）更爲顯著。在她所有的著作裏，都充滿着這種迷人的浪漫的情調，然而在這種情調裏，無處不現出真實味自然味來。把現實幻想化而又不完全離開現實，把自然浪漫化而又不完全脫離自然的本質，這就是這位女作家天賦的特有的才能。

挪格洛孚今年已是七十三歲的老太婆了。同挪威的安特西女士（Undset）稱爲北歐現存的兩大女作家。安特西也是得有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光榮的。挪格洛孚女士的作品，德文已經全譯了，英日文都譯了不少，在中國，似乎這還是初次呢！

二十年七月五日於上海愚園。

狂人與死女

一

這是一八三〇年將到年終時候的一個美麗的秋天。那時候，在烏普沙拉，有一所高而黃的兩層樓房子。同城市遠遠地離開，奇妙地孤立在一小個小的牧場裏。這本是一所很醜的不能動人的房子，但是它的醜態，被一叢豐盛的野葡萄藤遮掩了。這些藤在當陽光那面的黃牆上，長得那般高，簡直完全包繞了上面的那三個窗子了。

從一個窗子看進一間房裏去，裏面坐着一個學生，正在飲他的早茶。他是一個身高貌美態度文雅的男子。他那非常捲曲的頭髮，從他的前額，很好地向後面梳着。但是，有一根未梳上去的捲髮，始終垂了下來，他穿得質樸而舒服，但是很入時。

他的房子，佈置得很舒適，一個好的沙發，幾把有坐墊的椅子，一張大的寫字檯和一個幾乎沒有放什麼書的好看的書架。他還沒有飲完他的早茶的時候，又走進來了一個學生。那是一個完全兩樣的人，身短肩寬，矮胖而又強壯，一幅大而醜陋的臉孔，頭髮稀薄，面色粗魯。

「赫特！」他說；「我來有點重要的事要和你談談。」

「你發生了什麼困難嗎？」

「不，不是我。」那個後來的學生說；「毋甯是關於你的事呢。」他靜默地坐了一忽，兩眼下視着。「這件事真是太難說了。」

「那末，就不要說罷！」赫特暗示着。他的朋友的鄭重的態度，使他要發笑了。

「不，我再不能不說了。」他回答，「我早就應該說的，但是我覺得很難，你瞧！我不得不這樣想：你正在坐着對你自己說，「葛司達甫·亞林是我的一個小農戶的兒子，現在他想要指揮我了。」」

『一點也不，亞林！』赫特說；『不要猜想我是想着這類的事的。我的祖父也是一個農夫的兒子呢！』

『是的，但是關於你祖父的事，現在沒有人記得了。』亞林回答。他帶着遲鈍昏沉的樣子，坐在赫特的前面，並且漸漸地做出他的鄉俗的態度來，似乎這樣能够幫助他掩飾他的狼狽的情形。

『喂！當我想到在我倆的家庭之間，有多大的懸隔的時候，我想我是應當不說的，但是，當我回想到你父親在世，補助我的學費的事情，我覺得我又是應當說的哩！』

赫特帶着一種親切的表情看着他。『那末，請你說罷，並且安心地！』他說。

『事情是這樣的，』亞林回答；『許多人說你一點事也不做，在大學裏的四個學期，你沒有打開過一本書。』赫特稍稍不自然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亞林也變爲更不舒服的樣子，但是他以不動的決心繼續着說。

『我猜想，你一定這樣想，凡是有一塊像木克丹這樣的土地的人，就能爲所欲爲，隨意勤惰。考試如果及了格，這當然是好，如果落了第，幾乎也是一樣的好，因爲你只想做一個地主，你想在木克丹過你的一生。你是這樣想的事，我是很知道的。』

赫特仍是不作聲。亞林似乎看見他，被一面同樣的會圍繞過他父親，那鑛務稽查員和他母親的威嚴的牆壁圍繞着。

『但是，這是確實的，』他小心地繼續着說；『當鑛苗減少的時候，木克丹那地方也就不如從前的情境了。稽查員，你的父親是知道這個的，所以，在他死之前，決定要送你讀書。你的媽媽也是知道這種情形的，可憐的太太！並且這教區裏的全部人們，也都知道。唯一不知道的，就是你。赫特。』

『你的意思，』赫特說，稍稍有點認真的樣子，『以爲那鑛不能再掘下去了的事，我也不知道嗎？』

『不是，』亞林說；『這個你很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是木克丹完全無望

了的事。你自己想想，你就會完全知道的，在西達拉克利亞，專靠採礦，是不能生活的。是的，我不知道你母親爲什麼要同你守祕密。但是，她坐在她那舒服的房子裏，因此，關於什麼事，是不必徵求你的意見的了。無論如何，村中的人們，在家裏都知道你母親是窮乏極了。他們說，她跑到外面去借錢用。大概，她不想以她的困難來煩擾你，只是打算在你畢業之前，事情還是照樣下去。在你沒有在大學畢業，沒有另一個新家庭的時候，她是不想把這些土地賣去的。」

赫特站起來，在房中跨出一步，這使他正站在亞林的前面。「你是什麼東西，坐在那裏，叫我相信這些胡說嗎？我家是有錢的。」

「我知道你早就把你看作是上流階級的人，」亞林說；「但是你很知道，只是用出去了沒有錢進來，這是不能長久的。你有鑛山的時候，這又當別論。」

赫特又坐下去。「那末，我母親應該告訴我，」他說；「我是感謝你的，亞

林！但是，你一定爲這些毫無根據的風說所驚惶了。」

「是的，我很容易的想像到你是不知道這些事情的。」亞林固執地說，「在木克丹的家裏，你母親爲的要送你到烏沙拉讀書，爲的要使假期你在家裏的時候，凡事都過得舒服而快樂，她是節省而做着苦工哩！此時，你住在這裏，什麼事也不做；因爲你不知道危險是接近了。看見你們這樣互相欺瞞，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你的母親相信你在這裏用心地讀書，並且，你也相信母親是有錢的。我不能緘默無言地，就讓你破滅你的前途。」

赫特一會兒坐着不作聲，只是默想着。於是，站了起來，帶着一層憂鬱的微笑，將他的手伸給亞林。「你很了解我，我知道你是說的實話，雖說我不相信你。謝謝！」

亞林搖着他的手。面帶喜色。「你知道，赫特，只要你用功，萬事都有可爲呢！用你的頭腦，有了七八個學期，你就能得到你的學位了。」

赫特站起來。「安心罷，亞林！」他說；「我現在將用功了。」

亞林也站了起來，走向門邊去，但是躊躇着。在他沒有走到門檻邊的時
候，他又回轉來。『我另有一件事要和你說。』他帶着很狼狽的樣子說：『我
想在你的學業沒有得到好的成績之前，把你那張提琴借給我罷。』

『把我的提琴借給你？』

『是的，請你用綢子將它包起來，放到盒子裏去，並且就讓我帶走；否則，
是要妨礙你的學業的。恐怕我還沒有跨過大門，你就會開始拉起來呢！你現
在是這麼歡喜它，如果我不拿走的話，你總是要拉的呵！不借他人的助力，一
個人是不能戰勝像這樣的事情的。這是太有魔力了！』

赫特現着不高興的樣子。『這簡直是胡說。』他說。

『不是，那不是胡說。你知道你是從你父親那裏承繼這張提琴的。音樂
是存在你的血液裏，從你一個人住在烏沙拉這個地方以來，你除拉琴以外，
什麼事也沒有做。你的奏演免得煩擾人家，所以住到這個郊外來。你不
能助長你這種事情了。讓我帶去這提琴罷。』

『是的，』赫特回答；『往日我是不停手的。但是，現在到了木克丹，比起我的提琴來，我是更愛我的屋子的。』

但是，亞林仍是固執地要那提琴。

『這有什麼好處呢？』赫特說；『如果我真想拉的時候，我不能到別的地方去另借一張琴來嗎！』

『是的，這我也知道。』亞林回答；『但是，我覺得別的琴對於你，沒有這麼危險。這是那張對你最危險的意大利的古琴。另外，我膽敢向你提議，在起初幾天，你讓我把你鎖起來罷。無論如何，要等到你收下心來好好地用功的時候為止。』

他反覆地懇求着，但是，赫特不承認。他不會服從像監禁在他自己房裏的那麼可笑的事情。

亞林滿臉通紅。『我要把那提琴帶走，』他說；『否則，這種談話，完全沒有效果了。我本不想說什麼的，但是，我知道比起木克丹來，這個對你要危險』

得多。在去年的畢業跳舞會裏，我看見一個姑娘，他們說是同你訂了婚的。我是不常跳舞的，但是，看見她跳得那麼美麗，像一朵花樣的照耀得發光，我非常快樂。當我聽見她已經和你訂了婚的時候，我爲她感着一種懊喪。」

「你感着一種懊喪？」

「是的，我知道你如果就照起初的情形這樣繼續下去的話，你會一無成就的。因此，我發誓，這位姑娘不可以她的一生去等待一個永不會到來的人。她不可以因等待而致憔悴凋萎下去。我不想再在幾年以後，看見她一幅尖銳的面貌，和圍繞她的口邊的深深的綉紋——」

他說到這裏停住了。赫特的眼光，審查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已經知道亞林愛了他的未婚妻了。並且，在這種情形之下，他還想來救助自己的事，使他深深地感動着。因了這種感動，他服從了，於是將那提琴盒子交給他。

當亞林走了，赫特拼命地整整的讀了一個鐘頭的書，但是，他又將書本拋下了。

用功地讀書是很有好處的呵！只要是用功的話，三四年就可以使他畢業了。但是誰能保住在那幾年間不會將土地出賣呢？他幾乎是驚奇地感到他自己是如何地愛戀着這個老地方了，簡直好像是符咒迷住他了似的。每個房子，每株樹，都清清楚楚地站在他的想像裏；如果他是感着快樂的話，這些東西都是一樣也不可少的。

現在這些東西雖說正在和他離開，而他自己仍然不得不坐在書堆裏！他愈加覺得不安起來，好像得了熱病似的，他覺得在他的太陽窩裏，血脈不住地在跳動着。他想到他現在不能拿住他的提琴和拉着琴來平靜自己的時候，他感到完全絕望了。

「唉！」他對他自己說；「亞林終會把我弄瘋的。他開始給了我這種警告，隨後又奪去我的提琴。像我這樣的一個人，無論是悲歡，在他的手指間非感着有一個琴弓不可。我必得做點什麼事，我必得找錢，但是，在我的頭腦裏，沒有一個想頭。沒有我的提琴，我是不能思想的。」

把自己關在房裏，逼着非讀書不可的事，他感着很憤怒。當他需錢如命的時候，來準備隔得很遠的試驗的工作，不是瘋了嗎！他真忍不住這種拘禁的意識。亞林想出那麼愚蠢的意見，使他真怒極了，他恐怕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會打他一頓。是的，如果他有提琴的話，他一定會拉它一下，那正是他所需要的。他的血，因急躁而沸騰得幾乎感着瘋狂了。

正當赫特急切地渴望着他的提琴的時候，來了一個流浪的琴師，在下面的院子裏，開始拉起他的琴來了。他是一個瞎子，拉得不合調子，音調也不好。但是，赫特只要一聽提琴的聲音，就深感到滿眼流淚地緊握着手地傾聽着。馬上，他就打開窗子，借着攀緣的葡萄藤，爬到地下去了。他離開了他的功課，並不感到什麼良心的痛苦。他覺得在他這種不幸之中，這個提琴，只是爲安慰他而到這個屋子裏來的。

赫特確實從沒有向人家請求什麼東西，像這次對這個瞎子借提琴這麼謙虛的。縱令那琴師全是一個瞎子，他仍是把帽子拿在手裏站了那麼久。

這個老琴師似乎不懂得他的意思，轉向牽他的姑娘去。赫特在這可憐的姑娘面前行了一個禮，又說了一遍他的要求。她好像有兩個人的眼睛似的，用力地看着他。眼光從那大而灰色的眼裏，這麼快地射出來，使赫特似乎覺得被這種眼光射擊了。於是，那眼光檢查他的麻布領子，看見他的衣褶是新漿得好好的，看見他的外套，是刷得很乾淨的，又看到他的靴子是擦得光滑明亮。赫特從沒有受一次這樣的檢查。他覺得這雙眼睛會一定不贊成他的。但是，這倒不然。那個姑娘現出一種特殊式樣的微笑。她有一幅這麼認真的臉孔，一微笑的時候，在她那快樂的樣子裏，給與人們一種最初也是最後的印象。並且，現在，一個這種稀罕的微笑，又閃過她的唇邊了。她從老頭子那裏，拿過那提琴來，交給了赫特。

『那末，拉一支甫乃休茲的圓舞曲罷。』她說。

赫特在這個時候，不得不拉一支圓舞曲，這使他覺得有點奇妙，但是，他只要有一個弦弓在他的手裏的時候，隨便拉什麼調子，反正是一樣。他所需

要的就只此而已。這個提琴，即刻安慰了他。它帶着柔弱尖銳的聲調，似乎向他說：『我只是一个乞食者的提琴，但是，我雖是如此，我是安慰着幫助着一個可憐的瞎子了。在他的生活裏，我是光明，是顏色，是聰明。安慰他的貧窮，年老和盲目的，就是我。』

赫特感到重重地壓着他的許多希望的多可怕的沮喪，開始同他離開了。『你是年青而又強壯，』那提琴對他說：『你能够戰鬪。你能够堅牢地拿住要從你那裏逃走的東西。你爲什麼毫沒有精神而這樣意氣消沉呢？』

他兩眼伏視地彈了一會，但是，現在他掉轉頭去，去看那些圍繞他的人們。那裏有一小羣孩子和閒遊者，都是從街上跑到這院子裏來聽音樂的。但是，他們不僅僅是爲音樂而來的。這獻技者的一羣，也不僅是那瞎子和他的姑娘。赫特的對面，站着一個人穿一件鑲有金銀箔的毛織衣，兩隻手膀赤露着，交叉在他的胸膛上。他看去是年老而又是疲勞的樣子。但是，赫特總覺得他是個有寬胸長髭的美男子。他的夫人也在那裏，是一個矮胖的女子，也不

很年輕，但是，她穿着鑲有金錫箔的燦爛的搖動的女裙，樣子似還快樂。

在音樂開始第一個調子的時候，他倆不動地站着，考量着。於是，他倆現出溫柔的微笑來，互相握着手，向前跳出幾步，站在一塊小小的氈子上。赫特注意到他們扮演那種跳舞的把戲的時候，他的妻差不多仍是站着不動，只有她的丈夫一人在跳動。他從她的頭上跳過去，又圍着她打旋轉，又從她的上面翻了過來。他的妻除向觀衆送着接吻以外，不大做別的事情。

但是，實際赫特對於他們沒有十分留心。他的弓開始在他的弦上飛過了。這個告訴了他，幸福是存在奮鬪與征服裏的。他站在那裏拉着琴，拉得使他走入一種勇氣的充滿着希望的心境，沒有去想那年老的跳舞者了。

但是，忽然地他注意到他們倆個變爲不安的狀態了。他們停住了微笑，向觀衆送着接吻。那個賣藝者亂跳着，他的妻合着這個圓舞曲的調子，來來去去地搖動起來。

赫特愈加熱心地奏着。他離開了甫乃休茲曲而進入一種在音樂會裏

演奏的時候，要引動一切人們的銷魂的調子了。那兩個年老的賣藝者，完全失了他們的平靜，驚駭得喘氣了。這一下子他們簡直不能抵抗着。於是他們向前筆直一跳，互相抱合起來，就在那氈子上，開始跳起圓舞來了。於是他們總是跳着舞着。他們取着小小的輕步，圍着身子打小圓圈，因此，他們不致於離開那氈子。他們的臉上，現着滿足和愉快。這對老夫婦，無論如何，是裝着青春的歡喜和戀愛的陶醉的樣子。

觀衆看了他們的跳舞，大家都很高興。牽引那個瞎子的端莊的小姑娘，滿臉帶着微笑，但是赫特非常的興奮了。瞧！他想，他的提琴，能夠產出一種什麼結果來，使得這些人聽得都銷魂了。這是握在他的手裏的一種大的權力。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是他願意的話，他能够佔領他自己的領土。他現在只需要在外國，跟一個名家，學習兩三年。於是，他能够環遊世界，因演奏他的提琴，可以得到金錢，光榮和名譽。他覺得這套玩把戲的人，是到這裏來告訴他這件事的。有一條光明而寬闊的道路，展開在他的面前。『我願意並且一定要

做一個音樂家。這比讀書要稍爲好一點。我可以用我的提琴迷住許多人，並且我可以發財。」他對他自己說。

他停止拉琴了。賣藝者們都即刻走上前來，稱讚他。那個男子說他自己的本名，是叫做波羅克連，但是他出演的時候，另有一個藝名。他和他的妻，老早就進了馬戲團了。波羅克連老婆的名字，當她演馬戲的時候，曾經叫做過「威娜小姐。」並且，就是現在他們雖說脫離了馬戲團，他們正如他剛才所看見的，仍是熱烈的藝術家，所以他們聽了他的提琴不得不非常的感動。

赫特陪伴這羣賣藝者，有一兩點鐘。他不能同這張提琴分開。他很歡喜這些年老的賣藝者對於他們的職業的熱心。他一面走的時候，一面問自己：「我想看看我自己能否成一個專家。我想看看我能否喚起熱情。我想看看我能否引起孩子和大人們，跟着我從這家跑到那家。」

當他們這家跑到那家的時候，波羅克連披上一件大的破外套，同時他的老婆穿上一件圓裁的褐色的外衣。他們就穿着這樣的服裝，同赫特一面

並排的走着，一面談着閒話。

波羅克連說，他不想多說當他倆在一個有秩序的馬戲團裏所博得的一切的光榮。但是，那經理以我妻太胖爲口實，將她開除了。波羅克連他自己雖沒有被人辭退，但是他自己請求退出了。總沒有人會想像着一個人，能將他的妻子開除了的經理的手下做事的罷。

波羅克連夫人很愛藝技，因爲她的目的，決定做一個獨立的賣藝者，因此她仍能繼續地扮演。到了冬天，因爲太冷，他們不能在街上扮演的時候，他在一個天幕下面演着。他們有啞巴戲，幻術和魔術種種方面的豐富的劇目。波羅克連說，那馬戲團棄却了他們，但是沒有棄却了他們的藝技。他們夫婦仍是繼續地爲藝技效勞，因爲這個值得他們終身的勞力。他們兩個都完全是藝技的專家，並且他們兩個人對於這個事體，是同一的意見。

赫特一面走，一面靜聽着。他的思想很不安靜，想了一個計劃又一個計劃。一個人時常碰到一種偶爾的急待解釋的有象徵有標記的那種事情。在

他現在發生的事情裏，頗有相當的意義。如果他能正確地了解的話，他就會被引到一個正當的決心裏去。

波羅克連叫赫特稍稍注意地看看那位牽瞎子的少女。怎麼樣，以前曾見過這樣的眼睛嗎？不覺得這樣的眼睛一定要表示什麼什麼東西嗎？一個人有了這麼一雙眼睛，能沒有什麼大的出息嗎？

赫特轉過來，看着那小的蒼白的姑娘。是的，她有一雙星光似的眼睛，在她那憂鬱的稍稍瘦削的臉上。

『上帝常是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的，』波羅克連夫人說；『我甚至相信他叫像波羅克連先生這樣的一個藝人到街上來扮演的事，他也是有一些聰明的目的的。但是，他給這個姑娘一雙這樣的眼睛和那種微笑，到底他是想幹什麼呢？』

『我要告訴你一點事，』波羅克連說，『他對於藝技，是沒有一點才能的，雖說她有那麼一雙眼睛！』

赫特開始懷疑起來，覺得他們不是和他攀談，只是對那個姑娘訓話。她同他們挨得很近，每個字都能够聽見。

『她只有十三歲，年紀正好學習點什麼東西。但是，教她是不可能的，她完全沒有一點才能。學生老爺，教她做裁縫罷！』

『她那種微笑，弄得人們對她都銷魂了。』波羅克連說；『就僅因她這種笑容的原故，許多家庭都希望她做養女呢！如果她可以離開她的祖父，她現在能够在一個富貴的家庭過活了。但是，如果她永不能騎馬或是不能打高鞦韆的話，她那種微笑又有什麼用處呢？』

『我們知道別種賣技的人們，』波羅克連夫人說；『從街上檢起小孩子，爲他們自己日後不能扮演的時候的職業計，把小孩們訓練出來。有些人都有一个伶俐的明星，並且從她可以賺到一筆大錢。但是波羅克連先生和我，是從沒有想到錢上去的，我們只想在馬戲場裏的全部喝采中，看見因格里特飛過籬子去。這會好像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我們爲什麼要雇着她的祖父呢？』波羅克連說；『他是一個於我們有什麼名譽的藝人嗎？在先我們本可以找一個有訓練的音樂家。但是，我愛這女孩子，沒有她我不能做事；就只因爲她，我們雇了那老頭子。我們不把她當爲一個技藝者，於她不是很殘忍嗎？』

赫特向後一望。那個牽瞎子的少女，面上泛濫着一種忍耐着痛苦的表情。他看着她，並且看出了她感到一個女子不能在繩子上跳舞是一種愚蠢而可輕視的動物的苦痛。

正在這時候，他們又走進一個人家的院子了。但是，在他們開演之前，赫特坐在一張翻轉的小車上，開始談論起來。並且，現在他是爲那個牽瞎子的姑娘辯護了。他非難波羅克連夫妻，希望將她獻身於一時愛她捧她的殘酷的羣衆之前，但是，她到年老了，身體衰弱了的時候，又會讓她在秋天的雨濕的寒冷的街上徘徊。不，有一些很够使公衆快樂的藝術家。可是，她，因格里特，可以因爲某一個人，保有她的眼睛與微笑，並且那個人不應當擯棄她，一直

到他死爲止，他將給她一個安身之所。

當他說這些話的時候，赫特的眼裏，淌出淚來。比起對旁人來，這些話大半是對他自己說的。因爲離開了安靜的家庭生活，在外面跑着，他突然地感到一種恐怖。

他看見那少女的星光似的大眼睛，燦爛地放着光。她似乎全了解這些話，並且似乎打算再冒險地生活下去。但是波羅克連夫婦，聽了赫特的話，倒很認真起來。他倆握緊赫特的手，並且對他約定，永不打算強迫這位少女去繼續一個賣技者的事業。她可以走她自己想走的路。他們說赫特的話，很感動了他們。並且他們都是熱情的技藝者，當他說到忠實和愛情的話的時候，他們都是了解他的意義的。

談了話，赫特辭別了他們，走回家去。他無須從他這次的冒險中，再去探引奧妙的意義了。都說出來的時候，他將把這個可憐的悲傷的女孩子，從那種因爲她沒有才能，而悲哀得要死的境遇裏救出來，是最重要。

二

甘勒·赫特的房子，木克丹，是在一個西達娜拉遠處的貧窮的教區裏。這是一個野闊而又荒涼的區域，無論從那方面望去，都是堅硬狹小的土地；岩石的長着樹叢的小山和小小的湖澤。佔了這地方的大半。如果這地方的人民自己不能做一個行脚商人，到四面八方去跑的話，在那裏是不能夠自活的。因此，那些貧窮的隣居，是有許許多多昔日的傳說，都是說貧寒的農家的男女，背上背一個貨物的袋子離開家庭，到後來，是坐着金車載着滿車的錢幣而回家的。

這些故事中最膾炙人口的一個，是關於赫特的祖父的事。他是一個窮樂師的兒子，受了拉提琴的訓練。並且，十七歲的時候，他就做一個行脚商人而自謀生活了。無論到什麼地方，他總是用他的提琴，幫助他的生意。輪流地他替人們拉着跳舞琴，一面出賣他的綢手巾，梳子和針線。他的生意，全是一

面好頑一面做的，可是，他做得這麼好，到了最後，他能從當時極其貧窮的地主那裏，買進木克丹的鑛山和熔鑛場了。於是他變成了一個縉紳，並且和地主那個美麗的女兒結了婚。

到了晚年，那對老夫婦，他們老是這樣叫他的，一心一意地只計劃着去美化和裝飾他們的土地。他們將他們的住宅，重建在一個靠近小小的湖岸的美麗的島上，那湖的周圍都繞着田地和鑛山。這個住宅的二層樓，也是在他們那時候加修的，因為他們要一個能招待多數客人的房子，並且，那有兩個升降口的屋外樓梯，也是他們修的。代替原來長在那個島上的松林，他們新植了許多的多葉樹，在這個岩石的土地上，做成着窄狹的灣曲的小路。裝飾着臺地的美麗的法國薔薇，荷蘭式的家具，意大利的提琴，這些東西他都得到了，作為那個屋子的裝飾品。他們爲防止北風，還築了一個圍牆保護那個果樹園，並且還做了一個葡萄汁的壓榨器。

那對老夫婦，是舊式的禮貌而又很親切的人，誠然，老太太是想稍稍貴

族一點，但是老太爺是沒有一點這種心情的。雖說他現在生活在這樣好的環境裏，但是他常是希望去記憶他昔日的情景。在他的辦公室裏，那是什麼人都可以進去的地方，懸掛一個行脚商人的袋子，在他寫字檯的上頭，懸掛着那張紅漆的本國做的提琴。

就是當他們死了以後，袋子和提琴仍是掛在那裏。每次當這老頭子的兒孫輩，看見這些東西的時候，他們都是充滿着感謝之情的。創造了木克丹的這些袋子和提琴，只是一些下等的器具，可是，木克丹是世上最好的地產。這個地方似乎同它自己帶來一個過着愉快的友愛的自由的生活的機會。大概也是因為這個原故，而赫特一家，是以拼着他們的幸福的熱情，愛戀着這個地方的。特別是甘勒·赫特對這個地方有這麼專情，引得許多人常這麼說，「說赫特有一份地產，這是錯的，反之，是要說在西達娜拉有一份老的地產，佔有了甘勒·赫特。」

如果他不讓他自己做一個老大的房子，和許多貧瘠的土地的田原和

森林，和許多灣灣曲曲的蘋果樹的奴隸的話，他或許會繼續研究音樂，或者會委身於音樂的研究，在世上音樂似乎成爲他的真的天職了。但是，當他從烏沙拉回到家來，清查家況的時候，才真實地發覺了如果他不能馬上賺進大批的銀錢，這個地方是非賣不可的了。於是他拋棄一切的計劃，決定做一個如他的祖父以前所做過的那樣的行脚商人，而出外謀生了。赫特的母親和未婚妻，力勸他與其這樣自己去犧牲，倒不如賣掉地產的好，但是他一點也不動心。他穿着農夫的衣服，買些貨品，開始做一個行脚商人而在那個地方遨遊了。他相信在一年中，他能够賺一筆大錢，很够還了他的債，並且可以救回他的產業來。

至於後面這件事，因他的圖謀，他是收到很大的成功了。但是，在他自己，引來一種可怕的災難。當他揹着商人的貨袋，在外面遨遊約一年的時候，一下他就賺了一筆大錢。他到遠遠的北方去，買了一大羣山羊，至少也有兩百。這些山羊，他和他的朋友打算驅運到瓦郎特的一個大市場去，因爲在那裏，

比起在北方來，可以賣兩倍價錢。如果他把他的羊羣全部賣去的話，他會做一筆好生意。

當赫特和他的朋友領着他們的羊羣動身的時候，雖說僅是十一月的辰光，地上是沒有一點植物了。第一天，什麼事都進行得很順利，但是當他們走進一個不知道多少里路長的大森林的時候，開始下起雪來，不住地不住地落着，成爲一個很大的風暴。立即，動物們都很困難地在這雪裏走過了。山羊是勇敢的強壯的動物，他們拼命地向前走了許久，但是他們遇着了兩日兩夜的嚴寒的壞天氣。赫特盡他的力去救護他們。但是，一下雪的時候，他得不到給羊吃的食料和水了。在雪裏面一天的奔走，羊羣都弄得皮破血流，並且這些受苦的動物，不願再走下去。第一隻羊不能走了，倒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他於是舉起它來，揹在背上走。但是，當第二第三隻也同樣倒下去的時候，他不能把它們全部都揹起來。

你或許也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很長很長的森林——綿延不斷的

沒有一個房屋，也沒有一個茅舍，只是森林。森林裏都是一些堅皮高枝的大樹，沒有一點軟皮嫩枝的動物們可以吃的。小植物。若是不下雪的話，他們也得兩個整天才可以走過這個森林；現在呢，兩天是差得遠了。那些山羊，全都留在那裏走不動了，並且，那兩個人差不多也要死在那個地方了。

他們在那幾天裏，一個人也沒有碰着，也沒有碰着一點什麼可以幫助的東西。赫特試試地把雪剷去，因此山羊能夠吃到地上的蘚苔；但是，雪總是不停地落下來，蘚苔很快地在地上凍着了。對於兩百個山羊，他這樣如何去籌辦他們的食料呢？

在這些山羊餓得可憐地叫喊之前，他老是勇氣地忍耐着。第一天的時候，它們都是一些快樂活潑的強暴的羊羣。原來要管理得叫它們不要走散，不互相鬪死的事，本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它們現在似乎知道不能救自己了，於是，性情也變了，都失去了它們的勇氣。它們都開始狂叫而哭泣起來，並且這種叫喊，不像普通的山羊所叫的那樣脆弱而尖銳，只是很大的不住的嘈

雜的聲音，好像它們的災禍，變得更緊張了。當赫特聽見這種叫聲的時候，他想，他會瘋狂。

這是一個野寂荒涼的森林，在附近是沒有一點幫助的。山羊一隻一隻地倒斃在路旁了。雪在他們的身旁旋舞着，蓋着他們。當赫特回望着這一排的雪堆，裏面都藏着山羊的身體，外面可以看見突出來的角和蹄子的時候，他的腦子有點茫然地動搖了。

他跑到那些倒下地了被雪埋掩藏的山羊的身邊去，在它們的身上揮掃着他的手杖，打它們。這是救它們的唯一的方法，但是，它們仍是動也不動。他抓着它們的角，向前面拖着。它們只讓他拖，但是不走一步地去救助自己，當他拖着角走的時候，山羊舐着他的手，好像是向他求救似的。他剛一走近它們，它們就舐他的手。這些情形，給赫特一種這麼可怕的效果，使得他覺得他自己要變成瘋狂了。

當森林中的事體過去以後，若他不是去訪問一個他最親愛的人的時

候，或許他的事體不致於那麼壞，他去訪問的，不是他的母親，但是，是他的未婚妻。他深信他必得馬上去告訴她，他已經損失了大批的款子，在幾年內不能同她結婚了。但是，他到她那裏去的的真實原因，只是要去聽她告訴他說，雖說他逢了這種不幸，她仍是如從前一樣地愛他。他相信她會驅逐他這種長遠的森林的回憶的。

她或許可以這樣做，但是，她並不想如此。對於他揹一個商人的貨袋在外面做生意，像一個農民的事，她早已不高興他了。這似乎她不像從前那麼愛他了。於是，當她聽說他還要揹着袋子到外面再去做幾年生意的時候，她說她不能再等他了。赫特聽了她的話，差不多完全失了他的理性。

但是，他並沒有真的瘋狂。他還够有做他的生意的心智。實際，他比別人做得好，因為同他談笑，使得一般人們都高興，並且在那些農民的村舍裏，他老是被人歡迎的。人們很厲害地揶揄他，但是這於他倒有幾分好處，因為他正急望着要發財。

幾年間，他賺了許多的錢，這些錢很够還清他所有的債務，而在他地
達上過着自由的生活了。然而，他是不了解這個的，他只是帶着瘋狂的樣子，
從這家跑到那家，並且他再也沒有那種什麼他是一個紳士的觀念了。

三

在遠遠的東瓦郎特和達娜克拉生很接近的地方，有一個叫拉格南達
的教區。在那裏，有一個大的牧師職分，但是，只是一個小而貧弱的牧師的房
子。他們雖說是那麼貧窮，而這牧師夫婦因富於慈悲心，使他們收養了一個
孩子。這是一個女孩，名字叫因格里特。她在十三歲的時候，來到牧師家裏的。
牧師初看見她坐在一個頑繩舞的布篷外面，在那裏哭泣着。牧師停住着，問
她爲什麼哭。一問才知道她的瞎眼祖父死了，並且她再沒有一個近親了。她
現在是同一對在繩上跳舞的夫婦在一起，他們對她是很好的，但是，她哭泣
的原因，是因爲她蠢得沒有學會在繩上跳舞，不能幫助他們賺錢。

對於這女孩子的悲哀，有一種動人的魔力，感動了這牧師。他不知不覺地對自己說，他不能讓一個這樣的小姑娘，置身於這些漂泊的賣技者的中間，受着危險。他於是走進那玩繩舞的布篷裏去，在那裏遇見了波羅克連夫婦，並且向他們提議，他要收養這位姑娘。那對玩把戲的老夫婦，開始哭泣起來，並且說這個孩子雖是完全不適合他們的技藝，他們仍是很高興雇用她的。但是，他們相信，她到一個適當的家裏去，和那些終年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的人們同住的時候，她會比較的幸福些。所以，他如果能够約定待她如待他自己的兒女的條件之下的話，他們可以將這孩子，交給他的。

牧師照樣約定了，從此，那女孩子就住在他的家裏了。她是一個安靜而溫和的女孩子，對於她周圍的人，充滿着情愛和眷戀。開始，她的養父母非常愛她，但是，她稍爲長大一點的時候，她現出一種沈溺於夢想和幻想的強烈的傾向。幻想與想像的王國，以一種強烈的引力牽動着她，並且，在大白天的時候，她會停止她的工作，而開始夢想起來。但是，牧師的夫人是一個敏捷的

刻苦的工作者，不歡喜這種事。她罵這女孩子懶惰而又遲鈍，並且嚴厲地逼她，於是，她變得很怕而不快樂了。她十九歲的時候，得了一場大病。他們不知道這是甚麼病，因為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那時，在拉格南達還沒有一個醫生。她病得很重了，無論那個，都覺得她的病，是沈重得非死不可。至於她自己，她只祈禱上帝，她會從這人世逃開。她說，她高興死哩！

這好像是上帝試探她，看她是不是認真的。一晚上，她覺到她的全身是僵硬而冰冷了，並且很厲害的昏倒了。她想『這一定是死了。』

可是，奇妙的事情，她的意識並未完全失去。她知道她像一個死人似的睡在床上，知道他們用一個捲繞着的被單包着她，放進棺材裏去。她雖是活着的，看見這種要被埋葬的情景，她並不感着恐懼和憂慮。使她感着不安的，是她就心他們會發現她只是假死，而不埋她了。生命對她一定是很殘酷的，因為她一點也不怕死。

但是，沒有一個人知道她仍是活着的。他們用馬車將她送到教堂去，搬

到墓地，放在墓穴裏了。但是，在她的上面，墓穴還沒有封住，這是拉格南達的習慣，因為埋葬她的時候，正是禮拜天還沒有做彌撒祭的早晨。送葬的人們，舉行了儀式以後，就留着那棺材放在那開口的墓穴裏，都到教堂裏去了。他們打算彌撒祭一做完，再回到墓地來，幫助那個禮拜堂的司事，封着那個墓口。

現在所發生的一切事情，這姑娘她全知道，但是她一點也不感到驚懼。她縱使想動一下，因為恐怕使人知道了她還沒有死，她不能動彈，但是就是她能夠動，她也是不會動的。這些時候，她只是感着同死了一樣的愉快。他沒有知覺力，也沒有普通的意識了。只有那在夜間做夢的靈魂的一部，仍然在她的心的裏活着。

假使在墓口封住以後，她醒來了的話，對於她是多麼的可怕呢，連這樣想着的事她都不能够了。她像一個做夢的人，完全沒有理智力了。

『我急欲知道，』她想；『在這整個的寬闊的世界，是否能夠找得着可

以使我再希望生活下去的什麼東西！」

她剛這樣一想，她覺得那個棺蓋和她臉上的巾布，似乎都變得透明了，並且在她的前面，她看見幾堆的金錢，美麗的衣服，和繁茂的結着可愛的果實的果園。

『不，那些東西我全不管，』她一面說，對那些各種各樣的東西，她都閉着眼睛了。當她開着眼睛的時候，那些東西都不見了，但是，她看見清清楚楚地一個小小的天使，坐在她的墓邊。

『你好呀！小天使！』她對他說。

『你好呀！因格里特！』天使說。『當你躺在這裏無事可做的時候，我想同你談談往日的事情。』

因格里特清清楚楚地聽見天使說的每個字，但是他的聲音似乎是她從前聽見過的。這很像一種說話的有弦的樂器，不像歌聲，但是，倒與提琴和豎琴的音樂相像。

『因格里特！』天使說；『你還記得當你祖父在世的時候，你有一次遇見一個大學生，一面拉着你祖父的提琴，從這屋跑到那屋地同你跑了一整天的事嗎？』

似乎死了的姑娘的臉上，浮出微笑來。『你以為我忘記了那個嗎？』她說；『從那時候起，我沒有一天不想他的哩！』

『並且，你沒有一晚不夢見他嗎？』

『真是的，沒有一晚不夢見他的！』

『你雖說那麼記憶他，你還是要死。』天使說；『那末，你將不能再和他相見了。』

當天使說了這些話的時候，那個似乎死去了的姑娘，似乎感到愛情一切的魔力了，但是，就是這種魔力，也不能引動她。

『不，不，我怕生，我毋甯死的好！』她說。

於是，那個天使用他的手做個記號，因格里特看見一個廣大的沙漠，展

開在她的眼前。沙漠是沒有樹木的是荒涼的，是乾涸與炎熱，並且無邊無際地伸展着。在砂地上，這裏那裏，躺着一些什麼東西，一眼看去，似乎是散在着的石頭，但是，當她過細一看，她才知道他們都是動物，是龐大的活的怪物，有大的爪子，有大的露着一排牙齒的口，躺在砂地上，在等待着他們的食物。在這些可怕的動物之中，那個大學生漫步地走來了！他沒有想到他四周這些東西都是活的，只是疏忽地走着。

『快告訴他，快警告他！』因格里特充滿着難以形容的焦慮，對天使說。『告訴他那些東西都是活的，叫他注意。』

『去同他說話，我是沒有受許可的。』天使帶着弦樣的鳴聲，對她這樣說，『你非自己去警告他不可。』

這個似乎死去了的姑娘，她恐懼地感到她是無助地躺在那裏，不能馬上跑去警告那學生的事了。她再三地用着無益的力量想站起來，但是一種死樣的虛弱，緊緊地壓住了她。但是，最後！最後！她感到她的心靈在跳，她的血

在血管裏流動，並且死的僵硬也鬆緩了。於是她站了起來，很快地跑向他那裏去——

四

世上的事情，沒有像太陽愛那小小的鄉村教會的前面的空地那樣確定的。在一個小小的粉白的教會的前面，當彌撒祭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有這麼多的日光嗎？在別處，太陽沒有閃着這麼濃密的光網的，在別處，空氣沒有這麼神聖的靜寂的。太陽站在那裏，像一個步哨，看守着，免得人們站在教會外面談閒話。他是希望人們都好好地坐在教堂裏，聽着說教，因此，他放着這麼多的陽光，曬在教會外面的牆上。

說每個禮拜天，太陽在教會外面做看守人的職務，這或許是不真確，但是，當那假死的姑娘放到拉格南達的墓地的墓中去的那個午前，太陽在教會前面的小地上是注射着燃燒的熱光的事，那是非常確定的。就是那些砂

石，在車輪的軌跡裏放着光，似乎在燃燒着。被踐踏着的小草，似乎都萎縮着，因此變得像乾苔了，同時鋪飾着草地的黃色的蒲公英，在它們的長莖上，滿開得像菊花那麼大了。

於是，來一個在路上走着賣刀子和剪刀的山人了。他穿一件長的白皮外衣，背上揹一個大的黑皮袋。他這樣地走了幾個鐘頭，一點也不覺到熱，但是，他剛一離開那大路，走到墓地來的時候，他取了他的帽子，以便揩去他額上的汗。

當他脫去帽子站在那裏的時候，看去是美貌而又聰明。他有一個高出額，在他的雙眉之間，有一條深深的思慮的縐紋，有一個式樣很好的口和兩片薄薄的嘴唇。他的頭髮，從正中分開，頸邊剪得很短，耳旁下垂着，髮的尖尖上都是捲着的。他是身高體壯，但不粗俗，無論在那點說，樣子都是很好的。但是，他有一個這樣的缺點：他的眼光不固定，那兩個瞳子，好像要躲避似的。老是不住地向眼角裏閃動着。在他的嘴的周圍，有許多線紋，表示着瘋狂

和癡癡，現出一種和他的臉上其他各部份完全不相稱的愚蠢的遲鈍的表情。

他一定有點糊塗，否則，他不會在禮拜天也揹一個袋子在外面跑的。如果他是神志清醒的話，他會知道禮拜天出去賣東西是無用的事，因為在那天什麼東西也是賣不出的。其他在外面漫遊着做生意的山谷中的人們，在禮拜天是沒有一個揹着袋子在外面跑的，並且，他們像其他的人們一樣，自由而直立地都到教堂裏去了。

在這個可憐的人，不動地站在太陽曬着的墓地之中，聽見教堂裏的讚美歌之前，他一定完全不知道那天是禮拜日。但是，他還有那樣清楚，一聽見歌聲的時候，他立即知道這一天的生意是不行了。於是，想到怎樣去消遣這個禮拜日呢，這於他的頭腦，是一件可怕的事。

一刻間，他只是站着凝視着前方。當什麼事情都像平常的話，他是沒有一點困難的。平日橫直是從這家走到那家，做他的生意。但是他對於禮拜日

從沒有過得慣。這好像是一個意外的大困難，使他感着驚異了。

他的兩眼釘着不動，額上的青筋脹大起來。最初打動他的想頭，是他應當走進教堂去，去聽那種讚美歌。但是，他並沒有進去。他歡喜聽唱歌，但是他不敢進去。他不是裏面的那些人，可是在許多教堂裏，掛有一些奇怪的可怕的畫片，上面畫一些他從不希望想到的東西。

後來，他想到這既然是一個教堂，一定這旁邊有一個教會的墓地。只要他走近墓地的時候，他就得救了。無人能夠貢獻他比這更好的東西，無論什麼。當他平日在外面走着，假使他從高路上看見一塊墓地的時候，就是正是工作的時間，他也會走去，到那裏去坐一回。

但是，當他現在預備到墓地去的時候，又生出一個新的困難來。因為拉格南達的墓地，與這個建立在一個不毛之地的山上的教會，相隔不很近，但是，在一個與這教會稍稍離開的田野裏。並且，他不走過觀客們的馬羣站着的那條小路，他是不能到墓的門口的。這些馬都站在那裏，埋頭於草堆和麥

袋之中，大聲地嚼着它們的食物。不用說這些馬是不傷害他的，但是，他自己的意見，覺得從這一長列的馬旁走過，是有點危險。

他兩三次想從它們身旁走過，但是他的勇氣失敗了，因此只好又退回來。他並不是怕這些馬咬他和踢他。他和馬接近得它們可以看見他，可以聽見它們的頭絡的響聲，用蹄子打地的聲音。這些事情對於他都是很要緊的。最後，一下子那些馬都低着頭，似乎在互相競爭地吃着東西。於是，他開始從它們中間走過。他緊夾着皮外套，免得弄出聲音來，使它們知道了他。他拼命地用脚尖走過去。如果有一隻馬舉起他的眼臉，望着他的時候，他即刻停着不動，蹲着行屈膝禮。他希望在這個大危險中，他要很禮貌。但是，他覺得那些動物們一定是很聰明，並且都了解他的背上揹一個鐵箱子的時候，是不好向它們行禮的。他除行屈膝禮以外，再無他法。他深深地嘆着氣，因為他怕所有的四足動物，是一件苦痛的事。實際，他除了山羊以外，什麼動物也不怕。如果他能確定它們不是山羊的化身的話，對於馬，貓和狗，是一點也不怕。

的。但是，它們不是山羊的化身的事，他永遠不能確定。他的瘋狂仍抵不了他的。對於各種四足動物的非常的恐懼。

叫他去想他是如何的強壯，並且這些農民的小馬，普通是毫無傷害的事，於他是沒有用處的。曾為恐怖佔領着靈魂的人們是不能這樣想的。恐怖是一種苦惱，並且為恐怖所驅使的人，恐怖是很難堪的事。

無論如何，這是值得注意的，他到底從那一系列的馬旁走過了。最後那一點路，他用兩腳長跳過去的，當他走進墓地的時候，他隨即關了那鐵門，並且對那些馬，搖着他的拳頭，喊着：『可憐的不幸的可詛咒的雄山羊！』

他對於什麼動物，都是這樣做，並且總是叫它們做『雄山羊』。這是很愚蠢的，因為這樣他自己到得了一個他稍稍不願聽的混名。他所遇見的人們，總是叫他做『雄山羊』。但是，他不高興人家這樣叫他，他希望人家叫他的真名。不過在這地方似乎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真名的。

他在那鐵門旁邊站了一刻，慶祝他自己逃脫了這個馬羣，但是，他立即

又走進那墓地的裏面去了。在每個十字架每個墓碑之前，他站住着，行着屈膝禮。但是，這個時候，他不是因為恐怖，只是因為見了這些死的老朋友，心裏快活的原故。他的表情，立即變為溫靜和平和。就是這些十字架和墓碑，他在從前不知見了多少次！它們是一點也沒有改變，對於它們他是熟知的！他必得向它們說一句『你好呵！』

他在那墓地裏非常快樂！沒有一隻動物在那裏吃草的，並且也沒有一個人嘲笑他。像現在這樣一個人也沒有，真是好極了，但是，就是有人來，於他也無傷。他一定知道許多比這裏使他更歡喜些的田野和牧場，但是，在那些地方他永不能平和，無論如何，他不能同這個墓地相比。並且這個墓地是比那森林好些，因為在森林裏，是有一種令他恐怖得那樣厲害的寂寞。這裏呢，是有森林之深處那樣的安靜，但是，他不是沒有同伴，因為在這裏，每個石頭每個土堆下面，都有人睡着，正是防止他感着孤寂的不舒服的人們。

他立即走向那新的開着的墓邊去了。他到那裏去，一半是因為那邊有

些蔭樹，一半是因為他歡喜同伴。他想，新埋的死人，比起長眠的死者來，大概更可安慰他的孤寂罷。

他將背靠着那墓旁的大砂堆，雙腳跪下去，因此，那個背袋可以固定地站在那堆上，並且那緊絆着在袋子上的大皮帶可以鬆下來。那是禮拜天，那是假日！他把他的皮外衣也脫去了。他很滿意的坐在那草地上，隔那墳墓有那麼近，他那兩隻襪子穿到膝頭的，穿一雙結有粗鈕子的靴子的長腳，就懸在那墳墓上。

他覺到必得在這裏靜靜地多坐一刻，凝視着這棺材。像他那樣一個抱有恐怖之念的人，是永不會過於小心的了。但是，那棺材是真的，一點也沒有動，真是不能令人想到那裏面埋了什麼人。

在他還沒有完全感到安定的時候，他就伸手到那背袋的旁邊的袋子裏去，取出提琴和弓弦了。同時，他對那個埋在墳墓底下的死屍行了一個禮。因為這是那麼寂靜，會聽見什麼美妙的音曲。這是相當稀罕的事，因為聽見

他拉過提琴的人是不十分多的。在那些他們慣於用狗子去激動他叫他作雄山羊的房子裏，是沒有人聽過他拉提琴的。但是有時在那個他們細細地談話靜靜地行動着，不要問他買不買山羊皮的小屋裏，他倒常常拉他的琴。他拉給那個聽的話，那是一個了不得的最大的恩惠。

當他坐在墓旁拉他的提琴的時候，是拉得很好的。沒有拉錯一個音調，並且拉得這麼柔軟這麼溫和，那種聲音幾乎達不到頂近的墳墓的地方去。非常奇怪的事，就是奏提琴的完全不是這個山谷中的商人，但是，是那個能記得一些小調的他的提琴的本身。他一把弓弦放到琴上的時候，那些小調就發出聲音來了。這對於別人或許沒有什麼稀奇，但是，對於自己完全不能記憶一個調子的他，有一個能够自己演奏的提琴，倒是一件稀有的可貴的特權。

他一面拉着提琴，一面像一個聽小孩子的閒話的人一樣，坐在那裏，臉上現出光輝和微笑，談講而歌唱着的，是那個提琴，他只是聽着。只要他將弓

在弦上一拉的時候，立即就可以聽見美妙極了的音調來，這真是奇怪的事。那提琴它知道處理它自己，那山中的商人，只是坐着，只是傾聽。

像草從地上長出來似地，那種聲音從提琴裏洩溢出來。爲什麼是這樣的呢？沒有人知道。可以說這是神助。他想安靜地在那裏坐一整天，讓那些美麗的聲音，像小的白花和有顏色的花似地，從他的提琴上發洩出來。他能够拉得滿場生花，滿谷生花，滿地生花！

但是，那假死狀態的她，睡在那棺材裏面，聽見了這提琴的音樂了。這種音樂對於她發生了一種可驚的影響。這驚動了她的夢境，並且她爲她在夢裏所看見的情景激動得這麼厲害，她的心開始跳躍着，血開始循環着，到底她蘇醒了。

這時，那是必得注意的，她假死地躺着的時候所有的一切的經驗，她所想的，就是那最後的夢境，當她回復到她的普通意識的那一瞬間，都消滅了，都忘記了。她甚至不知道她自己是睡在棺材裏，但是，她相信她這些時候，

是病臥在自家的床上。她只想着她到現在還沒有死，真是奇怪。在她入於這種昏睡的狀態之前，她是喘息於死亡的痛苦裏的。她已經向養父母們告別了，已經向兄弟姊妹和僕人們告別了。牧師自己已經到了房裏給了她聖餐禮，因為她父親覺得過於傷心，不好做那樣的事。她已經有好幾天沒有想着人世上一切了。可是她現在還沒有死，這真是奇怪。

她覺得很驚奇，她睡的房子是這麼黑暗。她從前病臥的時候，房間裏終夜都是有一盞燈光的。但是現在呢！床上的被單也讓它掉下去了。因為她睡在那裏，她變得冰一樣的冷了。

她稍稍地起來一點，想拖被單蓋着她，於是，她的額頭碰在棺蓋上，帶着微微痛苦的叫聲，又倒下去了。她因為碰得很重，又昏倒了。她像先前一樣地不動地躺着，她的生命，好像又失去了似的。

那山中的商人，他聽見了碰的和叫喊的聲音，立即放下他的提琴來。細心地傾聽着。但是他再也聽不出什麼來，一點聲音也沒有。

他又像初來的時候那樣注意地看着那棺材。他坐着，並且點着頭，好像對於他自己所想的在這世上是沒有可靠的東西的這種意見同意似的。在這裏，他有了一個最寂靜的最好的朋友，但是，現在他不也是受了欺嗎？

他坐着，好像他希望要看透那棺材似的，不動地凝視着。後來，等到一切都完全回復到平靜的時候，他又拿起他的提琴，開始奏起來。但是，那提琴，這次却不願意。他無論怎樣溫柔地風雅地運用着他的弓，再沒有什麼曲調從那裏發洩出來了。這簡直悲傷得要使他哭泣起來。他打算終天靜坐在那裏，聽他的提琴，但是，現在那提琴是不歌唱了。

他非常懂得這理由。提琴是為底下的棺材裏的動着的東西不安着而驚惶着了。它忘記了一切的調子，只驚異着什麼東西在敲那棺蓋。實際是如此，每逢一個人在恐怖之中的時候，他會忘記一切的。

他知道了如果他要再聽了是什麼東西在響的話，他非停住那提琴不可。他已經拉得非常快樂了，比拉一年還要快樂呢！假使在棺材裏真的有什麼

麼危險的東西，那末，把這東西開放出來，不是最好的事情嗎？於是，那提琴會滿足着，並且那美麗的音樂的花又會開出來罷！

他決定打開着他的袋子，開始找着刀，鋸和小斧，到底他找出一個螺旋鑽了。他一跑下墓地就跪下去，拔着棺蓋上的螺旋釘。他一個又一個地拔開着，等到後來，他能靠着墓邊而揭開那棺蓋了。同時那塊面布，從假死的屍身的臉上滑去了。

新鮮的空氣一進去，因格里特開着眼睛了。現在，在她的身的周圍都有了光。她一定被人家搬動了。因為她現在睡在一間綠屋頂的有一個大的燭臺的黃色屋子裏。這間房子很窄狹，並且那牀鋪又很低。爲什麼她的手脚好像都被網住了一樣的呢？因爲是要使她安靜地睡在這間小房子裏嗎？

這真是奇怪，他們在她的脛下放一本讚美歌。這種東西，普通都是放在死人的身上的。在她的指間，捏着幾枝花。這是她的養母從滿開着的雁來紅花的樹上，折下來幾小枝，放在她的手裏的。她的養母到底是一回什麼事呢？

她看見她的頭下有一個鑲着寬的花邊的枕頭，並且穿一件摺得很好
的蘇布衣。她歡喜有這麼富麗，心中很高興。但是，她更想有一牀溫暖的被單
蓋在她的身上，對於一個病人，沒有被褥睡覺的事，是不會好的。

因格里特自己已經用手押住着眼睛，並且在哭泣了。她是半冰凍着的。
同時，她覺得有什麼硬而冷的東西，觸着她的頰。這是那個舊的紅色的木馬，
三隻脚的卡米拉，和她並排地躺在枕頭上。她的小弟弟李波諾一晚上沒有
這個東西放在他的牀上，他就不能睡覺的，現在把它放在她的身邊了。李波
諾多麼好喲！因格里特想到李波諾怎樣地想用他的木馬去告慰他的姐姐
的時候，感到真要哭泣了。

但是，她畢竟沒有哭出來。她突然地明了真相了。李波諾弟弟給了她木
馬，養母給了她白色的雁來紅花，並且在她的牀下放一本讚美歌，都是因為
相信她是死了。因格里特用雙手抓住棺材的邊緣，坐起來了。

這小小的牀是一個棺材，小小的黃色的房子，是一個墓穴。這一切都不

容易了解，她一點也不懂得爲什麼這些東西和她發生了關係，爲什麼自己被人裝殮了，而放在墓穴裏的。一定是她睡在家裏的牀上，看見着或是夢想着這些事。現在馬上可以證明着，這些都是假的，並且一切的情形，都是如平常一樣的了。

卽刻，她知道這一切事情的原因了。『我老是做這種奇妙的夢，』她想；『這不過是我在幻想中所看見的東西。』並且她輕鬆地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她甚至又躺進那棺材裏面了，她是完全確定，這棺材是她自己的老牀。實在這也是很窄狹。

在這些時間，那商人老是站在因格里特的足旁的墓邊。他站在那裏，離她只有一碼或是兩碼遠，但是她沒有看見他。這的確不是因爲那屍首在棺材裏一閉眼睛，開始動着的時候，他就蹲伏在那角落裏，隱藏他自己的原故。如果她的眼前沒有一層白霧似的東西，使她只能夠看清目前的東西的話，縱令他用棺蓋掩着他自己，她或許也是能夠看見他的。她把太陽看作一個

大的燭臺，把菩提樹葉看作一個屋頂。

那個可憐的商人，站在那裏，期待着在棺材裏動着的那東西走出來。他想這是當然的事。以前這東西曾敲着棺蓋，當然是想尋出路。他將頭部隱藏在棺蓋的後面，等待它出來地站了許久。他想到這時應當出來了罷，於是去偷着看着。可是，那東西一點也沒有動，仍然躺在那屑片的牀上。

他不高興這個，希望這件事快些告個結束。他的提琴，今日有了許久沒有唱着美麗的曲調了，他渴慕着平和地再坐着來拉提琴。

幾乎又陷入昏睡的狀態的因格里特，突然地聽着那商人用着歌聲似的方言談話的聲音了。『我想，這是你起來的時候了。』

他一說這句話，立即就把頭藏起來。他對於他自己的大膽和魯莽，驚慄得那麼厲害，他幾乎掉下那棺蓋了。

但是，當她一聽見人的聲音，那種朦蔽着她眼睛的白霧，全部都消去了。她看見一個男子，擠在墓端的角落裏，將棺蓋掩着他。她即刻知道了她再不

能睡在這裏，並且也再不能相信這是一個夢幻了。這確是一種必得對付的現實。她無意地覺到這棺材是一具真棺材，墳墓是一個真墳墓，並且她自己是在幾分鐘前，成爲一個殞殮着的埋葬着的死屍了。

對於她所發生的這些事，她到這時才真的有點驚恐起來了。呵！想想這個看！在這一瞬間，她就會真的死去，就會成爲一個不潔的腐朽的死屍！就會被人放到那個上面掩着砂土的墓穴裏面去，並且像任何一塊土一樣地沒有什麼意義了，她是完全沒有用處了。蟲子會歡喜地來吃她，沒有什麼人會注意她了。

因格里特在這大的驚恐中，非常地需要一個人來接近她。那男子剛一露出頭來的時候，她就認得他是『雄山羊』。他是牧師家裏一個熟人；她不怕他，並且希望他走向前來。她一點也不介意他是一個瘋狂者。無論怎樣，他是一個活人；她希望他會很近地走來，使她能感到她仍是活人，並不是死人。

『呵！來，因爲上帝的原故，到我這邊來！』她帶着哭泣的聲音說。她在棺

材裏坐起來，將她兩隻手膀向他伸着。

但是，這個商人對於這件事，倒有他自己的主見。如果她是這麼熱心地要從他那隱藏的地方將他引誘出來，他決定要持着自己的條件。

『如果你出來的話，我就願意到你身邊來！』他說。

因格里特立即聽他的話，試試地想從棺材裏出來，但是屍衣把她包得那樣緊，使得她不容易起身。

『你來，幫助我！』她回答他。她說這句話，一半是因為她真的需要幫助，一半是因為她恐怕她自己還沒有真的從死裏逃了出來。她覺得她非挨近一個活人不可。

他真的走攏去了，緊緊地站在那棺材和墓牆之間。他屈着腰，將她從墓穴裏抱出來放在墓旁的草地上。

因格里特不得不將她的兩手抱着他的頸子，將她的頭靠在他的肩膀上，而嗚咽着了。她後來永不懂得她怎麼能夠這樣做的，爲什麼一點也不怕他？

這半因他是一個人，是一個活的人的歡喜，半因他救了她的感謝。

天呵！如果那個男子不來的話，她將是怎樣的情形呢？這個男子開了那棺材的蓋，回復她的生命了。她不知道這怎麼發生的，但是他確實做了這種事情了。假使他不這樣做，她將變爲什麼樣子呢？她會醒着，被禁在棺材裏面罷！她會敲打着哭泣着，但是她睡在六尺深的地下，有誰聽見呢？因格里特不敢細想這些事，她只充滿着被人救助的一種感謝之情。她非感謝那個人不可，她不得不將自己的頭靠在那個人的肩上，而感謝地哭泣了。在她那天所發生的事情中間，最可注意的一件事，是那位商人沒有丟着她走，他總覺得是一個死了的人，並且他知道那樣去做，是不好的。但是，他把她一放在地上，就馬上跑到墓穴裏去，又將棺蓋蓋在棺材上，扭上螺旋釘，弄得像先前一個樣子，他想現在總得恬靜了，提琴也會安心地唱出它的調子了。

此時，因格里特坐在草地上，試想着一切的情形。她看見那個教堂就在近處，並且看見許多馬和車子在那小山上。於是，她才了解了。今天是禮拜日，

他們是早晨埋她的，現在他們都坐在教堂裏做禮拜。

因格里特感着一種很大的恐怖。禮拜就會做完，會衆走出來，就會看見她。她只是穿着一套壽衣！望上天保佑她，不要使人看見她這麼一個怪樣子，這無異是裸體呵！他們看見了，是永不會忘記的。她以後將永遠爲這事而感着羞恥了。

她想着怎樣地才可以弄到衣服。她忽然想到暫時披着這商人的皮外套了，但是，她穿着男子的外套，是不像一個普通人的樣子的。她馬上向着那正在忙着釘那棺材蓋的瘋子。

『喂！』她向他說：『你非讓我爬進你那個袋子裏去不可。』

她一面說，一面就拖着那滿裝着一個小店的貨物的大袋，並且把袋口也扯開了。

『喂，好人，來，幫幫我！』

她無須再叫他了。他一看見她在拿他的袋子，他馬上就從墓穴裏跑了

出來。

『你拿我的袋子幹什麼？』他威脅地說。

因格里特一點也沒有注意他那種粗暴的說話的聲音，她仍是把他當作是她最親愛的朋友。

『親愛的朋友！』她說；『幫幫我的忙，省得別人看見我。把貨品放到什麼地方去，讓我藏在你的袋子裏面，把我送回家去罷！呵！請幫幫忙罷！我是牧師家裏的人，隔這裏只有一點點遠。你是知道那個地方的。』

他帶着一種很遲鈍的表情，站在那裏地看着她。她不知道她剛才所說的這些話，他是否懂一點點？

她重覆地說了一遍，但是他沒有一點聽從她的表示。她又開始從那袋子裏把東西拖出來。他對她憤怒地在地上頓着腳將袋子搶開了。

天吶！因格里特要怎樣才能使他聽從她的話呢？在她旁邊的草地上，躺着一張提琴和一個琴弓。她不知怎的，將它們檢起來了。或許是因爲她和彈

提琴的人同過了那麼久的日子不忍看見一個樂器就是那麼丟在地上罷。她一拿提琴的時候，他就放下袋子來，走攏去，從她的手裏把提琴搶過來了。因為她動了他的提琴，他似乎變爲很激昂的很野蠻的了。在會衆未出教堂之前，她想着什麼法子離開這個地方呢？

她開始向他立個奇妙的條約，正像一個大人要利用孩子們的時候，和他們所立的條約的一樣。

『我想告訴父親，在你這裏買六把鑷刀，並且，當你到牧師家裏來的時候，我把那些狗子都關起來，省得咬你。我還要請母親給你一頓好飯吃。』

他一點也不表示願意同她去的樣子。

她想到這提琴了，絕望地說，

『如果你把我送回到牧師家裏去了，我願意彈琴給你聽呢！』

這麼一來，好了！他的臉上浮出微笑來。這的確是他所需要的東西！

『今天一個整的下午，我願意彈琴給你聽。你想我能彈多麼久，我便彈

多麼久。」

『你願意教我新的調子嗎？』他問。

『是的，我當然願意！』

同時因格里特感着一種驚恐和憂愁。那商人兇暴地抓住那袋子，從墓地上拖過去，好像一個滾輾機似的，將墓上的水芹和艾草都壓潰了。他將那袋子提到墓地的圍牆旁面去，那裏有一堆乾的樹葉，樹枝和舊花圈。於是，他在那裏將袋子裏面的東西拿了出來，將它們都藏在那堆樹葉子下面。

東西都拿完了，他回到因格里特的身邊來。

『現在你可以進去了。』他說。

因格里特鑽進了那袋子，蹲伏在那木板的底上。那商人好像背負他平常的貨物似的，套着那皮帶子，他彎着腰幾乎跪下了。把兩隻手膀放進繩圈裏去，將兩根皮帶交叉地絆在他的胸上，於是，站了起來。他走了幾步路的時候，不禁笑了出來。他的背上措一個這麼輕的袋子，輕得簡直可以背着跳舞。

從墓地到牧師家裏，真只有一點點路，那山中的商人揹着那袋子只要二十分鐘就可以走到。因格里特只希望他能走快些，要快得她能够比那些到教堂裏去做禮拜的人們和來送葬的客人們先到家一步。她受不住那麼多人會看見她。如果她到家的時候，只有養父母和女僕們在家，那就頂好。

因格里特從棺材裏，帶出來她的養母所放的那小束雁來紅的花了。她是那麼歡喜它，歡喜得連連同她親嘴。因此，比起從前來，她覺得她的養母更加親愛了。一個直接從墓裏歸來的人，對於世上一切的活着動着的東西，是抱有溫柔 and 榮耀之感的。

現在，她完全了解那牧師的夫人，爲什麼比起她的養女來，更愛她自己的兒女了。因爲在牧師家裏他們是那麼貧窮，窮得不能請一個女看護。那末似乎是當然的事似的，她得看護她的小小的弟妹們。假使他們對她有什麼不客氣的話，那只是因爲他們慣於把她當作是一個女看護的原故。要他們記得，她到牧師家裏是來做他們的姐姐的事，這是不容易的。

說起來，一切的困難，都是因為貧窮的原故。假使那一天她的養父得了另一個區域，做了牧師長，什麼事情都會好了。於是，他們都愛她的昔日又會回來，並且一切的事情，都會回到以前的情形了。因格里特拿她的花來親着嘴。她的母親或許不會那麼嚴厲的。對她那麼苛刻，只是因為貧窮的原故。其實，無論他們以前對於她的態度如何，她現在感到毫無關係。現在沒有什麼事情煩惱她的，因為對於死裏重生這件事，她會永遠歡樂的。縱使有時她感着什麼困苦的話，她只要想想她養母的雁來紅花和小弟弟送她的木馬。

想着她自己還是一個活人，被人揹着在這路上走着的事，真是快活透了。今天早晨是沒有一個人會想到她再要從這曲折的路上和小山上走過一次的。芬香的三葉草，歌唱着的小鳥，美麗的多葉的樹林，這些東西，都是活人的快樂的對象——不是她的了。但是，她沒有工夫再想下去了，因為在二十分鐘內，那商人已經走到牧師的家裏了。

正如因格里特所希望的，只有牧師夫人和女僕在家。這一早晨，牧師夫人忙着準備喪飯。她現在正在等待客人們的歸來，什麼事情都已經預備好了。她正從寢室裏，換了喪服出來。

她望着到教堂去的那條路，但是還沒有一張車子出來。於是她再回到廚房裏去試試菜看。她很滿意，因為什麼事都做得好極了。就是在這悲哀之中，對於自己什麼事都辦得如意，也不得不感着一種歡喜。在廚房裏，只有一個從牧師夫人的娘家帶來的女僕，所以她想她可以同她談點秘密的話。

『我想，李沙！』她說；『對於這樣的喪席，什麼人都會滿意。』

『我希望小姐能够看着地上，並且能看見我們對於她的喪事是如何辦理的。』李沙說；『這會使她高興的呢！』

『哦！』牧師夫人說；『她永不會高興我的。』

『她現在是死了，』李沙說。『對於一個死了剛剛埋在地下的人，我是
不願意說什麼的。』

『因為她，我時常受丈夫的粗言暴語，』因格里特的繼母說。

對於那個死了的女孩子的事，好像她非同那個談談不可。她對於她所說的事，感着一種良心的苦痛，因此，她才準備這麼豐富的喪飯。她覺得她對於因格里特的喪事這麼盡力，這些苦痛會可以消去。但是其實一點也不然。她的丈夫也和她一樣的感着痛苦，並且說他們沒有做到收她做養女的時侯所訂的條約，沒有把她作自己的兒女看待。他說與其他他們不能和自己的兒女一樣地愛她，倒不如不帶來的好。現在她的繼母要和別人談談那女孩子的，為的是想知道是否有人怪她對因格里特不親切。

她看見李沙好像抑制不住自己的不快似地，慌亂地在鍋子裏炒動着什麼東西。她是一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對於她的主婦要取一種什麼態度，她是非常知道的。

『無論誰都會想到，』李沙說；『一個人有一個時常照顧她就心她的身體的健康和清潔的母親，那末她應該聽從她的母親，使她的母親滿意。並

且她到了一個好的牧師家裏，受了好的教養，那末她應該不平常地做個好人，不要專是去癡心妄想。我現在想着假使你們沒有收養這個可憐的女孩子，不知道她會變成個什麼樣子。她大概還是同那些玩把戲的人飄蕩着，像泥土似地死在街上罷。」

正在這時候，雖說是禮拜，一個山谷中的商人，揣一個袋子，走到院子裏來了。他從開着的廚房門口安靜地走着進去。他進去的時候，向她們行禮，但是沒有一個人招待他。太太和女僕兩個人都看見他了，但是，她們一認識是他的時候，她們並不打斷她們的話頭。尤其是牧師夫人，仍是繼續談下去。她覺得她可以聽到正是她想要安慰她的良心的話。

「或許她死了還好些罷！」她說。

「太太，我必得說，」那女僕熱心地說；「我相信牧師也是這樣想的，至少他在最近的將來會這樣想。現在家庭裏可以平和了，你瞧，這會使老爺高興的。」

『哦！』因格里特的養母說：『我是弱得不能抵抗。爲她的衣服用去了那麼多的錢，真是多得可笑呢！她總是渴望着要待其餘的孩子一樣地看待她，有時候她反而得着多的了。當她長大起來，真要損失不少哩！』

『我想，太太，你現在會把她的洋紗衣服，讓給格里達穿嗎？』

『是的，或者給格里達，或者我自己穿。』

『她遺下來的東西太少了，可憐的人！』

『沒有人想她遺下許多的東西，她如果能夠給我們留下一點快樂的回憶的時候，我們就會滿足了。』牧師夫人說，

大凡人們感着良心上的責備，並且還希望辯護他們自己的時候，總是這麼一套談話的。牧師夫人一點也沒有表明她的真實的意見。

那小商人的行動，像他平日賣東西的時候一樣。他在那裏站了一會，向廚房裏的四周一望，於是他很慢地將袋子擱在一張桌子上，放鬆那繩圈和皮帶了。他怕貓和狗來咬他，又向身邊一望，於是站直身子來，打開那兩個結

了無數個結子的皮蓋

『你今天無須打開你的貨袋，』李沙說；『今天是禮拜，你很知道的，今天我們是不買東西的。』

但是，他幾乎沒有注意到她的話，仍是繼續地在解開他的革紐。她轉向她的太太去，正是她討好的一個頂好的機會。

『她就是對於她的弟妹們，也不知道她是否親愛呢？在小孩子的房裏，我時常聽見他們哭的哭喊的喊哩！』

『她對於小孩子的態度，正像她對她母親的態度一樣。但是，現在，那些孩子們，看見她死了，當然也會哭呢！』

『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女僕說；『但是，太太！一個月以內，一定就沒有人哀慟她的了。』

同時，她們兩個停止了烹飪，轉向着那個商人站在那裏開着他的大袋子的桌子的方面去。她們聽見一種奇異的聲音，像嘆息又像嗚咽。他已經把

內面的蓋子解開了，剛剛埋葬的養女，正像他們把她放在棺材裏去的時候一樣，從他那袋子裏現出來了。

但是，並不完全一致。說起來，就是比起把她放到棺材裏去的時候，這時她現出更沉重的死態了。那時，她仍殘留着活人似的顏色，現在呢，她的臉上，現出幽靈的灰色，嘴唇是紫的，眼睛可怕地沉下去了。她一句話也不說，但是臉上現出極端的絕望的表情。她只帶着譴責的姿勢，將養母送給她的那束雁來紅花，又伸向到養母那方面去。

在人間的眼裏，這種鬼怪的狀態，真是太厲害了。那牧師夫人馬上昏倒了。那女僕呆然地站了一會兒，於是用手捧着眼睛，跑到廚房裏的僕人房裏去，並且把門鎖緊了。

『不，』她說，『她的事不要我做的，我無須在這裏呢！』

因格里特對那商人說：『把我再放到袋子裏去罷，把我搯走罷！你聽見嗎？你聽見嗎？快把我搯走！搯到你搯來的那個地方去！』

她老是說下去，等到那商人從窗外看見一長列的車子從路上走來，已經進了院子了。是的，是的，她是不願留在這裏的，也不限定要到什麼一定的地方去。

於是，因格里特又蹲伏在袋子的底上。她對於什麼也沒有注意，只是嗚咽着。繩子和袋蓋都結緊了，袋子又揹在那個商人的背上，又揹着向前面走了。那些來吃喪飯的客人們，看見這「雄山羊」很急地走去，並且他每逢一隻馬都要行着屈膝禮的事，都笑得一塌糊塗。

五

阿娜媽媽，是一個住在森林的深處的老婦人。她常是到牧師家裏去幫忙做事的。每逢燒麵包洗衣服的時候，就像叫來的一樣，她從山上走下來了。她是一個親切而又賢慧的老婦人，她和因格里特，是很相好的朋友。所以，因格里特的意識稍稍清醒了的時候，她就決心去找阿娜媽媽幫忙。

『喂！』她對那商人說；『你走到大路上，請轉到山上去。一直向前走，走到一條小路的時候，請向左走。再走下去的時候，就會走到一個大的砂洞的旁邊。到了那裏，你可以看見一個小茅屋，你把我送到了那裏，我願意彈琴給你聽。』

她吩咐他的這種簡陋而粗暴的聲音，震動着她自己的耳鼓。因為要使他聽從她的話，她不得不帶着這種聲調說，並且，除此以外，她再沒有什麼可以成功的法子。但是，她諷刺地想着，像一個連生存的權利也沒有的她，也在這裏吩咐旁人呢！真的，此後她將永感不到她有生存的權利了。她所發生的這些事情，是多麼可怕！她在牧師家裏住了六年，連他們希望她再生的這麼一點愛她的心情也沒有得到。一個誰也不憐愛的人，是沒有生存的權利的！

她不能適當地說明她怎樣知道事情是會這麼樣的，但是事情是非常的明白。當她一聽見他們不歡喜她的時候，她知道似乎有一隻鐵手扼住她

的心，壓迫得要使它不能跳動似的。是的，從她那裏顯露出來的，正是生命。同時，她從死裏回轉來，正感着一種生的喜悅，強烈地在她的血管裏流動的時候，那點給她生存的權利的唯一的東西，又被奪去了。

比起普通的死刑的判決，這還要壞，還要殘酷得多。她知道這正像一個人要弄死一株樹一樣，不是照普通的法子，斫斷那個樹幹，但是，截斷着它的根，讓它在土裏面，慢慢地死去。那株樹站在那裏，不知道沒有養料和水分吸收了。它只是爲生命而爭鬪而掙扎，但是，結果是它的葉子凋零下去，沒有新芽發出來，樹皮也剝落不堪了。因爲斷絕了它的生命之源，這株樹是非死不可的，死是無可避免的了。

到後來，那商人把那個袋子，放在這野林的深處的一個小屋的外面的一塊岩石上了。屋門是關着的，但是因格里特一走出袋子來，就尋那鎖匙，畢竟在門門底下找着了，於是打開了門，走進去了。

她知道這小屋子，並且很知道這屋子裏的一切的東西。她爲尋求安慰，

到這裏來，已有好多次數了。每次她到阿娜媽媽那裏來，她要告訴她聽，她自己再也不能在牧師家裏生活下去了，她的養母對她那麼苛刻，使得她不希望再回到那裏去了。但是，每次她來了以後，這位老太太總是很合理的對她說，使得她的心又平靜了。她又做些可怕的咖啡給她喝，那裏面沒有一點咖啡質，但只是豌豆和菊苣煎的水，然而，這種咖啡，使她生出新的勇氣。結局，對這些事體，弄得她發起笑來，並且活潑潑地，在她的歸路上跳下山去了。

但是這一次阿娜媽媽就是在家，就是一樣地煮那種可怕的咖啡給她嗑，恐怕對於因格里特也無補於事了。果然，這老婦人是不在家，正到牧師家去吃因格里特的喪飯去了，因為牧師夫人對於平日愛疼她的養女的人們，是一個也沒有忘記，那天都發了請帖。她也是被良心的責備的指示，而這樣做的罷。

但是，在阿娜媽媽的屋子裏，什麼東西都是和平日的情形一樣。當她看見那木蓋子的沙發，光滑滑的桌子，貓，和咖啡壺的時候，雖說她沒有感到一

點安慰，沒有使她快活起來，但是她知道她到了一個能够使她痛快地發洩她的悲哀的地方了。一想到在這裏無須想別的事，只痛快哭它一場的時候，心裏就好過得多了。她馬上跑近沙發去，倒在那椅子上，躺在那裏，她不知道哭了多久。

那商人坐在外面的石板上，因為他怕貓，所以他不想進這屋裏去。他等着因格里特到這裏來，拉提琴給他聽。他已經把提琴取出來許久了，在她沒有出來之前，他自己開始拉起來了。如他平日的習慣一樣，他溫柔地輕微地奏着，這提琴的聲音，剛剛使因格里特聽見。

因格里特連連地感着戰慄，正像她初次病昏時候的情形一樣，她覺得她又會昏倒呢！如果現在又要發熱，立時把她病死的話，真是頂好哩！

那提琴的聲音一到她的耳裏的時候，她就坐了起來，帶着迷惑的眼睛，看着她的四周。誰在拉提琴呢？是她的那個學生嗎？現在，他到底來了嗎？但是她立即知道這就是那個商人，於是她嘆一口氣地又躺在沙發上去。

她一點也不能追隨他所彈的調子，但是，她把眼睛一閉，那琴聲就好像是裝作那學生的聲音似的。她還聽得出他說的是什麼話，他是正在和她的繼母談判，替因格里特辯護。他雄辯滔滔地談着，正如他昔日同波羅克連夫婦談話的時候一樣。他說，因格里特非常地需要人們愛她，她所缺少的就是愛。所以她常常懶得做工作，只是耽溺於幻鄉夢境之中了。但是，沒有那一個知道她是爲一個愛她的人而如何地受着苦的。她爲這樣的一個人，能忍受苦惱疾病，輕蔑和貧窮，爲這樣的一個人，她能有巨人般的堅強，能有奴隸般的忍耐。

他談的話因格里特聽得清清楚楚，於是她感到一種安靜。是的，那是實在的。如果只要是她的養母愛她的話，她會看出因格里特是多麼的能幹。但是，因爲她不歡喜她，她成爲一個沒有能力的人了，是的，這是實在的情形。

她再也沒有留心到她的熱的戰慄了。她只是躺在那沙發上，聽那學生在說些什麼。她睡了一刻，她夢想着她又睡在那墓穴裏了，走來把她從棺材

裏扶出的，又是那學生。她躺着，對於這件事，同他口角起來了。

『我現在剛剛在做夢，你又跑來了。』她說。

『我是常來幫助你的，因格里特！』他回答。『這是你很知道的。我把你從棺材裏扶出來，我把你揹在我的肩膀上，我拉琴給你聽，使你安心。無論什麼時候總是我呢！』

時時妨擾着她的夢境而喚醒她的，是那種非起來拉琴給那商人聽不可的意識。她幾次爲此而想起來，但是，她不能夠。

她每次一倒到沙發上，她又做夢了。她蹲伏在袋子的底上，那學生揹着她從林中走過。這總是那學生！

『但是，那個不是你喇！』她對他說。

『確實是我！』他回答着，對她的否定，現出微笑來。『這幾年來，你是每天想着我，你應該很知道，在這麼大的危險中，我當然非幫助你不可。』

她覺得這事實是很明白的，並且她覺得他的話很對，那個人實實在在

是他。但是，這種感覺中，有一種那麼不能形容的快樂，使得她又醒轉來了。愛情在她的全身，燃燒着震動着。縱令她真的看見了他同她的愛人談了話，恐怕還沒有這樣的真實罷。

『爲什麼他不真的來呢？』她帶着相當高的聲音說；『爲什麼他只是入我的夢境呢？』

她不敢動，她怕這種愛的意識會消滅去。她覺得好像有一隻膽怯的小鳥，息在她的肩上，她怕驚動這隻小鳥似的。如果她一動，這隻鳥就會飛走的，並且悲傷就會佔領她了。等到後來，她真的醒來的時候，這小屋中已是夜景了。那麼她一定在這裏睡了一個整的下午和一個傍晚了。因爲在那個季節，十點鐘以前，還不成爲夜色朦朧的景象呢！

提琴也停止了。那行脚商人一定也走了。阿娜媽媽還沒有回來。她明明打算在外面過夜了。這於她毫無問題，她只希望躺着，再睡下去。她是怕那些她一醒眼就襲來的苦惱和絕望。但是，那時候，她找着一件可以思索的新事

體了。是那個關門的呢？是那個用阿娜媽媽的長圍巾蓋着她的呢？是那一個放一塊大的硬麵包在她的沙發上的呢？這些事情，都是他，都是那個「雄山羊」替她做的嗎？

在這一瞬間，那夢幻和真實似乎對她是平行地，並且是互相競爭地在安慰着她了。夢幻是光輝地微笑着，站在那裏，對她灑出人生的幸福，安慰着她。但是，那貧窮的粗鄙的辛苦的生命，帶來一點不如她近來所感到的那樣壞的微微的親切。

六

因格里特和阿娜媽媽在黑暗的森林裏走着。她們走了四天，在牛欄裏睡了三夜。因格里特是疲乏得不堪了。她的臉是透明的蒼白，她的眼凹了下去，發熱地放着光了。

阿娜媽媽時時秘密地帶着不安的眼色看着她，並且祈禱上帝，賜些力

量給這姑娘，她不致於倒在這青苔的小山上而死去。時時她不得不帶着私探的眼光，向後面望着。她有一種不舒服的感情，覺得那死神在森林裏秘密地跟着她們，要把這個因上帝的意旨同他結了婚的女子再奪去似的。

阿娜媽媽是一個身矮肩寬的婦人，一幅四角形的大臉，現出一種看去幾乎是美麗的那麼聰明智慧的表情。她是不信迷信的，她一個人住在森林裏，什麼惡魔和幽靈，她一點也不怕，但是當她和因格里特同走的時候，正如有人告訴她的那樣確定，她覺得她是和一個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人同行着。當她禮拜一早晨，在她自己的屋子裏，第一次看見因格里特的時候，她就有這種感覺了。

阿娜媽媽禮拜晚上沒有回家。因為那天牧師夫人在家裏昏倒了，得了危險的重病，她是一個很好的病人的看護者，那晚上她就留在那裏看護病人了。那一個全夜，她聽見牧師夫人總是囁語地說：『因格里特來了，』但是，阿娜媽媽不大相信。

等到後來她回家來，真看見了因格里特的時候，那老婦人想立即回到牧師家去，告訴他們所看見的，並不是一個鬼。但是，當她說要這樣去做的時候，對於因格里特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使得她不敢去了。好像一陣重風吹來，洋燭上的火焰就要消去的一樣，因格里特的生命，幾乎就要飄去了。她像一隻籠子裏面的鳥那麼容易死。死現在是跟在這姑娘的後面，如果想救活她的話，謹慎和小心，是最要緊的事。

如在前面說過的那樣，這老婦人還是不能十分的確定，因格里特就不是一個鬼，也好像是一個沒有什麼生命的人了。所以，她不同她談什麼合理的話，唯一可做的事體，就是順從她的不讓什麼人知道她還是活着的希望。於是，阿娜媽媽想盡力地替她找一個棲身之所。她有一個姊妹，在達那一個大家裏面當管家，她決定到那裏去找她的姊妹，勸她給這姑娘一個吃飯的地方。因格里特也很滿意去做一個貧窮的女僕。因為，除此以外，實在再沒有什麼可走的路了。

現在，她們正在到那個大家去的路上走。阿娜媽媽非常地知道那個地方，她們完全無須走大路，只是從孤寂的山路上走去。但是，從山路上於她們還是很困難。靴子也走破了，裙子弄得骯髒不堪，裙邊都破損了。一枝惡意的小松枝，在因格里特的短衣的膀子上，扯破了一長塊。

在第四日的傍晚，她們出了森林，到了一座小山上，從那裏她們可以俯視着一個深深的峽谷，在那谷裏，有一個湖，湖邊有一個高高的島，島上有一幢白色的房子。當阿娜媽媽看見了這屋子，她說這叫做木克丹，她的姊妹就在那裏做事體。

在那小山上，她們將自己的身上整理了一下。結過了頭巾，用青苔拭乾了靴子，在小巷子裏洗了手臉。阿娜在因格里特的上衣的手膀上，褶疊了起來，免得那塊扯破的地方，有人看見。

那老婦人一看見因格里特那樣子，就嘆出氣來，對於她完全是失望了。這不專是因爲因格里特穿着從她那裏借來的一點也不合身的衣服，而樣

子奇怪，可怕的，是她看去這麼微弱，她的姊妹司達瓦一定不願意叫她做事的。這姑娘像一隻病了的蝴蝶一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了。

她們預備好了，就走下小山，向湖邊走去。那只有一點兒遠，一下子她們就走到那地主家的附近了。那是一幢什麼樣的屋子喲！屋的四周，展開着廣大的荒涼的田地，那方面的森林，都繁殖着長滿着了樹林，架到島上去的橋梁，朽壞到那個樣子了，在她們還沒有過完之前，她們總擔心這橋要斷下來呢！

從橋邊到屋裏去的樹蔭道，青草叢生，真像一個牧場了。一個被風吹倒的樹，筆直地橫在那路上。島上倒是一個美麗的地方，很值得建立一個城堡在這上面。但是在那裏，沒有栽一枝花，在大公園裏那些樹木都互相窒息着，在青草的污泥的小路上，有些黑色的蝸牛，不住地在爬行。

阿娜媽媽見了這些門前冷落樓閣淒涼的景象，心裏不安起來，她喃喃地對自己說：『這是怎麼的呢？我的姊妹司達瓦死了嗎？若是她沒有死的話，

她會把事情弄到這樣的情形嗎？當我三十年前最後一次在這裏，那時的情景，與這時候比起來，是完全不同呢？司達瓦是怎樣的呀！』她不知道在司達瓦住的地方，這種毫無秩序的情形，怎麼會存在的哩！

因格里特微弱地不願意地跟在阿娜媽媽的後面走着。她的脚一踏到橋上去的時候，她注意到過橋的不只是她們兩人，但是有三個人。那裏另有一個來迎接她的人，那個人向四周一望，就伴着她了。因格里特並不聽見什麼脚步的聲音，但是她覺得那個人在她們的旁面走，宛若很靠近她們似的。她能看見那裏有個什麼人。她非常害怕起來，並且決心請求阿娜媽媽打回轉，還想說這裏一切的情形，都是這麼奇離古怪，她不敢再向前面走了。但是，在她還沒有說出一個字來的時候，那個人愈加靠近了她，並且她也認識他了。

他開始出現，是很模糊的，但是，現在他變為那麼分明了，她能看出他就是那個學生。他和她的接近，他不再是幽靈，不再令她可怕了。這似乎是他去

迎接她的莊嚴的儀式，好像是他引她到這裏來的，並且想表示給她看，他是來招待她的。

他同她走過了橋，走過了樹蔭路，走到那屋裏去了。她不得不老是將頭部向左面偏着，在那邊她看見他的臉，是很靠近她的面頰了。她所看見的，不是一副臉孔，只是一種很快樂的微笑，這種微笑引誘地向她靠近着。但是當她全部地反轉頭去，想去看個清楚的時候，那東西又不見了。不，那裏沒有什麼可以清清楚楚看見的東西！但是，當她筆直地向前面看着的時候，那個人又模糊地在她的旁面。

這神秘的伴侶，不說話，只是微笑，但是，有了這種微笑，於她已經是很滿足了。這很够向她表現着，在這世界上，有一個男子，是帶着深情的愛意依附着她的。

她覺到他的存在，有如那麼的真實，她硬相信他是保護她照顧她的。在這種快樂的意識之前，在她心裏由她的養母的惡毒的話所喚起的絕望，都

消去了。因格里特感着又回到了生的境界來，如果沒有人愛她，她真怕活着呢！

於是，她帶着澄清的玫瑰紅的面頰，放光的眼睛，走進木克丹家的廚房了。她是很嬌弱，很透明的，但是，她漂亮得像一朵初開的薔薇。

她全然像做夢似地走着，不知道她自己已經到了什麼地方。但是，因為她看見那邊的爐旁有一個新的阿娜媽媽站在那裏，才使她完全的清醒了。她站在那裏，矮胖而肩寬，一幅四角形的面孔，就像同她來的阿娜一樣。她頭戴一頂白帽，下巴底下結一根帶子。身穿一件黑色的毛絨衣，爲什麼她有那麼闊氣呢？在她了解這一定是司達瓦之前，因格里特在她的腦裏，茫然了許久。

她感到阿娜媽媽的不安的眼光望着她，並且她振作些，好同司達瓦打招呼。但是，除了那個男人來了以外，似乎什麼事對於她都一點也不重要。在廚房的那面，有一間很小的房子，用一個紫色的帷幔掩着。她倆被引

到那間小房裏去，司達瓦給她們食品和咖啡。

阿娜媽媽立即開始談起她們的來意。談了許久，她說她知道她的姊妹很得女主人，那鑛務稽查員的太太的信用，並且對於女僕們的選擇，是完全委託她的。

司達瓦沒有回答，但是向因格里特望了一眼，這一眼似乎是說，如果她做着選擇像因格里特那樣的女僕的事，她是不會受人的信託的。

阿娜誇獎着因格里特，說她是一個好姑娘。一直到現在，她是在一個牧師家裏做事，但是，她現在長大了起來，她希望正當地學習些事體，因此，阿娜決定帶這姑娘到一個她自己知道的比什麼人都能够教訓她的地方去。

司達瓦對於這個也沒有回答。但是，她的眼光表現着她奇怪一個在牧師家裏做事的姑娘，爲什麼自己沒有衣服，一定要借阿娜的衣穿。

那老婦人開始談起她自己的生活來；說她怎樣同她所有的親人離開，

一人孤獨地住在森林裏。說那女孩子常常在晚上和清早跑上山來看她。所以，她很關心她，希望她自己能替她謀一個較好的位置。

司達瓦這會才說，她們爲謀一個位置，從那麼遠地跑來，實在是一種錯誤。並且說如果這姑娘是能幹的話，那末在她的本鄉的人家裏，是很容易找一個事做的。

阿娜知道事情弄壞了。於是她坦白地說：『司達瓦，你在這裏，過着很舒服很滿意的生活，同時，我是在貧窮的生活裏掙扎着。但是，在今天以前，我從沒有找過你什麼事。現在，你不理我，好像對付一個老的乞食婦人一樣，給她一頓飯吃，此外就什麼東西也沒有了。』

司達瓦稍稍地一笑，於是接着說；

『阿娜姐姐！你沒有說實話。我也到過拉格南達，我真想知道，在那種地方，究竟在那一個農家裏，能夠找出這麼一雙美的眼睛，一個這麼好的面孔來呢？』

她指着因格里特，說；

『我懂得，阿娜！我懂得你是想幫助這種人的。但是，你想你的司達瓦妹妹是衰老不大清楚了，你可以來誑她嗎，我真不懂呢！』

阿娜媽媽聽了這些話，驚惶得不能說話了。但是，因格里特決心地對這老婆子，將自己的來歷告訴她聽，於是，她立即帶着低的美妙的聲音，開始敘述她的歷史了。

當因格里特說她怎樣地放進了棺材，那個行脚商人怎樣地走來救出她來的事，還沒有說得幾句的時候，司達瓦的臉上就發起紅來，並且連忙低下頭去掩着她的發紅。這只是一瞬間，但是在這一瞬間，一定是一種好意的表現，因為此後她的臉色，現出親切的表情了。

她詳細地問了她許多問題。特別問她是不是怕那個瘋狂的商人。

『不，他一點也不危險，他並也不瘋。』因格里特說；『他能够做買賣。他只是膽小呢！』

因格里特覺得頂難說的，是她聽見的她養母的談話。但是，雖說她覺得珠淚盈眶，她還是真實地全部說出來了。

司達瓦聽了，立即走到她的身邊來，將頭巾向後一推，不動地看着她。於是，她又輕輕地摸撫着她的頰。『如你心願的話，這些事不要說了罷，』她說；『我無須要知道這些事呢！』於是，她又補足地說；『我一定要請你和因格里特姑娘原諒我，我現在非送咖啡茶給我的太太不可。我馬上就會來的，再來聽下文罷。』

當她回來的時候，她說她對稽查員的太太，說及了這個進過棺材的年輕的姑娘，並且還說她的太太想見見這位姑娘呢！她倆被引上樓去，最後帶到太太的小小的會客室裏面了。阿娜媽媽站在那間佈置得很好的房子的門旁，但是，因格里特毫不羞怯地，一直走向老太太的身旁，伸出她的手了。要是對於別個，就是沒有這位老太太那麼闊氣的人，她也會害羞的，但是，在這間房子裏，她却一點也不害羞。她只感着一種到這裏來了的一種難以形容

的愉快的心情。

「這就是說的那個埋了的姑娘？」那稽查員的太太一面說，一面親切地對她點着頭；「你願意把你的故事都告訴給我聽嗎？我坐在這裏這麼孤寂，你知道，什麼事情也沒有聽呢。」

因格里特又開始說她的故事。但是，她沒有說得那麼多，就被人打斷了。這位太太正如司達瓦的動作一樣。站了起來，把頭巾向後面一推，不動地望着她。「是的，是的，」她對她自己說；「我懂得這個了。我懂得那個男人是服從這兩隻眼睛哩！」

在她的生涯裏，因格里特是第一次被人誇獎她的勇氣。那老太太覺得她信託一個瘋子，是非常勇敢的。

因格里特回答說，她當時也有點怕，不過她更怕有人看見她當時的那種怪樣子。那個人並沒有危險性，還可以說他頭腦很正確，居心很慈善哩！

老太太很想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因格里特也是茫然。她所知道的，就只

有「雄山羊」那個名字。老太太又問了她好幾次，那個商人賣東西的時候，常是一種什麼樣子。她不覺得他可笑嗎？對於那「雄山羊」她沒有覺得他是可怕嗎？

「雄山羊」這個名字，在老太太的口裏，奇怪地響着。她說這名字的時候，帶着極其苦痛的樣子，但是，她連說了好幾次。

「不，」因格里特回答，她沒有這麼想。因為她沒有那種竊笑不幸的人的習慣。她這麼一說，那老太太的臉上顯得更溫和了。「你一定真的懂得瘋狂人的心理，」她說，「這是一個很大的天賦。大部份的人，都是怕這種不幸的人的。」

她把因格里特的話，一直聽完了。她坐在那裏沉思着。

「因為你是沒有別個家庭的，」她說；「我留你同我住在這裏罷。我一個人坐在這裏，一個老婦人，你可以做我的伴侶，並且我可以給你，你所要求的一切。這樣你滿足嗎？」

『還有那麼一個時候會來的，』她繼續說，『將來我將通知你的養父母，說你還是活在世上。但是，在開始還是照原樣的好，因此，你可安下心來。你可叫我做伯母，我叫你做什麼好呢？』

『因格里特，因格里特·潑耳！』

『因格里特，』她沉思地說；『我不如叫個其他的名字的好。當你帶着你那星光的眼睛一走進來，我就想你應當叫作米格倫呢！（這是哥德的長篇小說威廉買司特裏面的一個漂泊的意大利少女的名字。譯者。）』

當這姑娘知道在這裏會找到一個真的家鄉的時候，她感到一種確證，她是因某種超自然的方法，而被引導到這地方來的。她走上前面去感謝那老太太，司達瓦，和阿娜媽媽的時候，同時也細聲地向那沒有看見的保護者道謝。

她睡在天蓋的下面，在一張約有兩尺高的羽毛的牀上搖動着，被單鑲

*

*

*

有一寸寬的繡花邊，綢蓋被上面，繡着瑞典的王冠和法國的百合花。牀是很寬，她可以隨意地躺着，直起也好，橫起也好。又有那麼高，上牀的時候，得走上兩步。在天蓋的上面，坐一個愛神，支着垂下的彩幔，牀下的四隅，又坐幾個小的愛神，飾以花綵地托住那彩幔。

在放這鋪牀的房子裏，有個鑲着橙木的大開的舊衣櫥，從那櫥裏，因格里特可以要多少就能拿多少白而香的麻布來。另外還有一個衣櫥，內面盛着許多美麗的有顏色的綢衣和洋紗衣服，這些衣服都掛在那裏，因格里特不知道要先穿那一件的好。

第二天早晨她一醒來，她的旁面放有一個光輝燦爛的銀咖啡盤，和一個很古的東印度製的瓷器。以後每天早晨，她那小小的白牙齒，老是咬着好的白麵包和上等的杏仁餅子了。每天她都是一件放光的灰白色的衣服。她的頭髮高高地梳在她的頸上，但是，繞着她的前額，有一束捲髮的流海。

兩個窗子中間的牆壁上，掛有一個鏡子，玻璃不大，框子倒很寬，在那鏡

子裏，她可以看見她自己，對她的影子點着頭，問道：『這是你嗎？真的是你嗎？你怎麼到這裏來的呢？』

白天裏，她出了她的寢室，她常是坐在那間美麗的客室裏，做着刺繡，或是在絹上畫花，等到這些事都做得疲倦了，於是彈彈六弦琴，唱一點歌。她也同那稽查員夫人談閒話，老太太教她法語，教她成爲一個上等的女人，心中覺得很滿足。

但是，她到的這個城堡，是一個妖魔的家。要驅去這種念頭，是很難的。她從到這個地方的那一瞬間起，她就有了這種念頭，並且這種念頭，時時在她的心中浮現出來。沒有人到這裏來，也沒有從這裏走開的。在這麼一幢大的屋子裏，只有兩間房子住了人，別的房子沒有進去過。沒有人到花園裏去過，也沒有人去照管它。只有一個孩子和老人斫柴。有兩個小姑娘，幫着司達瓦做廚房和庭園裏的事體。

但是，桌上總是擺着好的食品，並且老太太和因格里特常是有人伺候，

穿着時髦的衣服。縱使在那園子裏，沒有什麼繁殖的東西，在夢想裏，這都是肥沃的土地。園子裏雖沒有栽培什麼花草，因格里特是懇懇地培養着她夢裏的薔薇。每逢她孤寂的時候，這樣的薔薇，就在她的周圍出現了。並且，她覺得好像這些紅色的夢裏的薔薇，作成一個天蓋，覆在她的上面。

島的四周，那些樹木向水面灣着，長的枝子，深深地垂下在蘆葦之間了。在那裏，矮的樹，高的樹，長得很繁茂，那裏有一條小道，是格里特散步的。她見了那些刻在樹幹上的許多的文字，舊的長櫂，休息的地方，和那兩個暗得她不敢進去的亭子，她覺得真是奇怪。『只要想到，』她對她自己說；『這地方曾經有人住過，狂樂過，愛過，而這裏又不是一個什麼妖怪的地方，真是覺得奇怪呀！』

到了湖岸，妖氣更厲害起來。在那裏，那微笑的面孔，又向她這方面來了。她去感謝他，感謝那學生，因為他帶她來到了這個地方，在這裏她是這麼幸福，他們都愛她，使她忘記了別人對她許多苛刻的事了。

如果處理這件事的不是他，她是不能住在這裏的，絕對的不可能。她非
常的知道，這一定是他。她從前沒有這種狂熱的感情，她雖是常常想着他，但
是她從沒有感着到他是接近她的，保護她的。她唯一的想知道的事情，就是
他自己會在什麼時候回來，因為他一定會來的。說他不來，那是不可能的事
情。在這樹林的小徑裏，他曾殘留着他的一部份的靈魂。

*

*

*

夏天冬天過去了，聖誕節又快到了。

『因格里特小姐，』有一天，司達瓦帶一種神祕的樣子說；『我想，你必
須知道，聖誕節的時候，這裏的少爺要回家來呢！他是年年那時候要回來的
呢！』她說着嘆了一口氣。

『爲什麼老太太從沒有說到她有一位少爺呢！』因格里特說，但是，她
並不感到什麼驚惶。她甚至想這樣回答：我始終是知道的呢！

『沒有人在你的面前提起過他，』司達瓦說；『因爲太太不許我們說

他的事。』說到這裏，司達瓦不想再說下去了。

因格里特也不想再多問了。她是怕知道真確的事體的。她把她的期待弄得那麼高，高得她是耽心着這種期待的失望的。知道了事體的實情，或許是好，但是，也會不好，並且她的一切的白日的美夢，也會破滅的哩！

但是，從談了這次話以後，那個人是日夜都在她的周圍。她幾乎沒有時候同旁人談話了。她非老是同他在一起不可。

有一天，她看見他們將路上的雪掃去了。她幾乎驚恐起來。他現在就會回來嗎？第二天那稽查員的夫人一清早就坐在窗前，俯望着外面的路上。因格里特坐在房子裏的頂裏面。因為她覺得不安，不能坐到窗前去。

『你知道我今天在等那一個嗎？』夫人突然地問道。

那姑娘只點着頭；她不敢說出來。

『司達瓦告訴過你說是我的兒子，有點奇怪嗎？』

因格里特搖着她的頭。

『他是很奇怪的——他——我不能說這個，我不能。你必得自己看。』
她的聲音很悲慘地響着。因格里特也因此而激動很厲害了。在那房子裏有什麼東西使得一切都這麼奇怪呢？有什麼她不知道的可怕的事情嗎？他們兩母子是仇人嗎？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一刻兒是無邊的歡樂，一刻兒又陷於不安與疑惑的熱裏了。她爲的要保證她自己，這個來的就是那個人，她重描着那一全套的幻像。她一點也說不出她爲什麼那樣確定他就是這家的兒子。他另外是一個人，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哦，天喲！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是多麼難堪呵！

在靜默的期待裏，一直坐到傍晚，真是多麼長的一天！於是，一個小孩子驅來一輛運聖誕節的柴的車子了。那車子停在院子裏，柴從車上搬運下來。『因格里特，』太太很急地說；『跑下去，告訴阿斗司，叫他把車子開走。快！快！』

她跑下樓去，走到階臺上了。但是，她一走到那裏的時候，她忘記叫那車

夫了。正在那車子的後面，她看一個很高的人，穿一件白皮外套，背上揹一個大貨袋。她無須再去看他怎樣彎着腰行着屈膝禮的樣子，去認識他呢！

『但是，但是……』她將手放在她的額上，深深地吐了一口氣。無論如何，她怎能解明這種神秘呢？是因為這個人的原故，太太叫她下樓來的嗎？並且那車夫——爲什麼他將他的馬牽走得那麼快呢？爲什麼他要脫帽行禮呢？這個屋子裏的人與這個瘋子有什麼關係呢？

這時候，那種實情帶着淒涼的壓迫的意識，侵入了因格里特的心，因此，她尖聲地叫出來了。這不是看守她的戀人，這是那個狂人。是的，她在這裏得了一個棲身之所，那是因爲她說了他許多好處，所以他母親就想完成他兒子開始做過的那種慈善的事業。

這「雄山羊」就是這家的少爺！

但是，此外再沒有人到她這裏來，沒有人指導她，沒有人希望她的一切都是夢，都是妄想，都是誘惑！哦！多痛苦喲！如果她永不希望他倒也好了。但是，

她晚上一睡在彩色的幕下有天蓋的牀上的時候，又老是做着看見那學生
 來了的夢呢。

『來的不是你呢！』她說。

『確實是我！』他回答並且，在夢裏，她又相信他了。

七

那是聖誕節後一禮拜內的某一天。因格里特坐在小客廳的窗前，在繡
 圓架上的花。稽查員的太太坐在沙發上，如她近來每天所做的那樣，用絨繩
 子編東西。房裏是非常的靜寂。

赫特少爺在家一個禮拜了。在這一禮拜中，因格里特沒有會見過他。他
 住在他自己的屋裏，就像一個農民似的。睡在僕人的房裏，在廚房裏吃飯。他
 從不到他母親的房裏來。

因格里特知道太太和司達瓦兩人都希望她爲赫特盡點力，至少是希

望她勸他留在家裏。她很憂愁她不能做到她們所希望的事體。她對於自己是絕望了，從她的希望破滅以後，那種無力的襲來，她是完全絕望了。

那一天，司達瓦一走進來，就告訴她們說少爺在檢行李，又預備動身了。他這次回來，還沒有像往年在家過聖誕節的時候，住得那麼久，她一面說，一面帶着譴責的眼光，望着因格里特。

因格里特完全知道她們所希望於她的，但是，她不能做什麼。她只不做聲地工作着。司達瓦一走出去。靜寂又佔領着這個房子了。因格里特完全忘記了旁面還坐着有人，她突然地陷於一種神情恍惚的狀態，在那狀態裏，她所有的憂鬱的思潮，合爲一個幻影了。

她覺得她又在這大屋裏漫步着。她走過了多少大廳和房間。她看見那些房子裏，有些用灰色布蓋着的家具，畫片，和用綢紗掩着的燭臺，並且地板上都積有一層灰，無論那裏，她一走進去，就飛舞起來。但是，她最後走進一間她從前沒有到過的房裏了，牆壁和天花板都是黑的。可是她過細一看的時

候，不是漆的黑色，也不是蔽的黑布，它的黑暗，是因為在天花板和牆壁上，都貼着一隻一隻的蝙蝠，所以這間房子簡直是一間大的蝙蝠屋。窗子上破了一塊玻璃，所以蝙蝠可以進來這麼多，佈滿着這間房子了。他們都是冬眠地棲息在那裏動也不動，她走進去的時候，一匹也不動呢！但是，她一看見這個景象，嚇得發抖了。她清清楚楚地看見這多的動物息在那裏，實在是有幾分可怕。都有黑色的翅膀，像外套似的包着它們，都有一隻長的爪子，抓住着牆壁吊在那裏，深深地冬眠着。她看得那麼清楚，她想司達瓦不知道這間房子已經被蝙蝠佔領了呢？在她的夢中，她就去找她，問她是否到過這間房子裏，是否看見這些動物過。

『我確實看見過。』司達瓦說；『那是它們的房子。你要知道，在這地方的地主家裏，沒有一家不給一個房子給蝙蝠住的。』

『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事情。』因格里特說。

『小姐像我在世上活了這麼多年紀的時候，是會知道我說的話是真』

的呢！
『司達瓦說。

『我真不懂這些東西，如何能弄得一起的，』因格里特說。

『我們非如此不可。』司達瓦說，『蝙蝠是憂愁夫人的鳥，她吩咐了我們，叫我們在這裏招待它們。』

因格里特看見司達瓦對於這件事不想多說了，於是，她又繡她的花。但是，她不得不知道那個有這麼大的勢力能够叫司達瓦爲蝙蝠開一間房子的憂愁夫人到底是誰！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她看見一輛黑馬拖着の檯車走近階臺了。

她看見司達瓦走出來，深深地行了一個屈膝禮。從那檯車裏，出來了一個穿長的黑絨外套，肩上有許多短披肩的老婦人。她有點駝背，行路艱難。她簡直提不起走上階臺的脚步了。

『因格里特，』現在那稽查員的太太說話了，並且從編物上，仰起眼睛來。『我覺得我聽見憂愁夫人來了。這一定是她的鈴子響。你注意到沒有，在

她的馬上，沒有許多大的鈴子，只有一個小小的東西呢。雖說是小，但是，可以聽見的，可以聽見的。到樓下的門廳裏去，因格里特，去歡迎憂愁夫人！

因格里特到門廳的時候，憂愁夫人站在階臺上，正在同司達瓦談話。她們沒有注意到她。

因格里特驚惶地看見這駝背的老太太的那些披肩下面，藏着很像黑的喪紗那樣的東西。那包得很好，藏得很好的。因格里特仔細一看，才發現憂愁夫人這樣藏着的，是一對大蝙蝠的翅膀。她比先前，對於憂愁夫人更加了一層好奇心。試看她的臉，但是，她是望着庭院那方面的，所以看不到。然而當她伸手給司達瓦的時候，她看見她有一個手指，比其餘的都長，並且在那個手指巔上，有一個大而曲的爪子。

『這裏一切的情形都是依舊嗎？』她說。

『是的，太太！』

『沒有栽一點什麼花木嗎？橋沒有修補一下，雜草也沒有除去嗎？』

『是的，太太！』

『就讓它這樣子好，』太太說；『我想，你們沒有去尋探新的鑛脈，也沒有去斫倒長滿在田地裏的樹林罷？』

『是的，太太！』

『沒有打掃牆壁嗎？』

『沒有，沒有打掃牆壁。』

『這是一個好地方。』憂愁夫人說。『我在這裏會很興旺的。再過幾年，我的蝙蝠能住滿全家了。你對於我的鳥，很親切，小姐！』

司達瓦對於憂愁夫人的誇獎，很謙和地行着禮。

『在這屋裏，其他的事體，情形是如何的呢？』憂愁夫人說，『聖誕節你們是怎樣過的？』

『我們過得如平常一樣，』司達瓦說；『我的太太老是不動地坐在房裏，每天打繩子，專想着她的兒子的事，假日她也不知道了。聖誕的前夜，我們

簡直像過平日任何一天的那樣的過去了。沒有禮物，也沒有燭呢！

「沒有松枝，也沒有聖誕節的食品嗎？」

「沒有到教堂裏去，太太，在聖誕節的早晨，窗子上連一枝燭光也沒有呢！」

「上帝沒有醫好你太太的兒子，她爲什麼要去慶祝上帝的兒子的生日呢？」
「憂愁夫人說。」

「是的，她爲什麼要那樣呢？」

「我想他又回家了。或許他現在是好些了。」

「沒有，沒有好一點。還是膽怯呢！」

「他還全像一個農民嗎？他一次也沒有到客廳去過嗎？」

「是的，他總不進房來。正如太太知道的一樣，他怕他的母親哩！」

「他在廚房裏吃飯，在僕人房裏睡覺嗎？」

「是的。」

『你一點也不知道要怎樣才醫得好嗎？』

『不知道，我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懂得。』

憂愁夫人沉默了一刻。等她再說話的時候，在她的聲音裏，有一種嚴厲的銳利的調子。

『那都會很好的，司達瓦，但是我對於你們，還不十分滿意。』

同時，她回轉頭來，直望着因格里特的臉。因格里特身體顫動着，嚇得朝後退。憂愁夫人有一個向下面緊壓着的小小的縐紋的臉，所以她的下巴幾乎是看不見。她的牙齒像一個鋸子似的，上嘴唇上，生了許多的毛。她的眉，就是一束濃毛，皮膚是深褐色。

因格里特奇怪着司達瓦是否看見了她所看見的這種樣子呢！憂愁夫人不是人，只是一個動物。

她看見了因格里特的時候，張開着口，因此，她的小牙齒燦燦地閃着光。『她是什麼時候到這裏來的，』她對司達瓦說；『你們相信她是一個

天使。你們以為看見了她的眼睛，她能够救他嗎？她懂得處理狂人。現在事情進行得如何呢？」

「一點也沒有進行。她什麼事也沒有做。」

「處理這件事的是我呢！」憂愁夫人說；「我處理着你們不會在她的面前談論着她到這個地方來的理由。如果她知道了的話，她不會形成這種要會她愛人的熱烈的希望了。若是她沒有形成這種希望，她就不會感到這麼一種可怕的失望了。若是失望不使她這樣萎縮無力，她也或許要爲那瘋子做點什麼事呢！但是，她現在還沒有看見他。因爲他不是她希望中的人，所以她恨他。這是我的事，司達瓦，這是我的事。」

「太太真懂得你的職務呢！」司達瓦說。

憂愁夫人揩着她那紅邊的眼睛。這似乎是一種滿意的表示。

「她無須自大。」她回答。「她不歡喜我爲我的蝙蝠佔駐了一個房間。她不歡喜我不久就要佔領這屋子全部的形勢。我都知道。她和她的太太想

欺騙我，但是，現在是完了。」

「是的，」司達瓦說；「太太可以安心。已經完了。少爺今天要動身走了。他正在檢點他的行李，那末，他一定會走的。我的太太和我在這個秋天所夢想的一切，就是這樣過去了。什麼事也沒有做成。我們希望她至少能夠設法留他在家裏的，但是無論我們對她表示得多麼親切，她沒有爲我們做點事哩。」

「是的，她真太無聊了，我知道。」憂愁夫人說；「但是，無論如何，她現在應該走了。我要同你的太太談談這件事。」

憂愁夫人拖着她那跛的雙腳，開始上樓了。她每上一步，稍稍舉起她的翅膀來以便幫助她。她毋寧真是飛着的呢。因格里特跟着她。她奇妙地爲憂愁夫人牽引着而迷惑着。縱令她是世上一個最美麗的女子，她也不會感着那麼一種想追隨她的願望的。

因格里特一走進去，她看見憂愁夫人，坐在稽查員夫人身旁的沙發上，

好像她們是親密的老朋友似的，秘密地細細地談着話。

「你很能懂得，你不應該留她在這裏和你同住。」憂愁夫人諷示地說；
「你不許在你的園裏有一枝花，一定不許在你的家裏，有一個這麼年輕的姑娘的罷。當然像一個這樣的女子，她是有相當的快樂和活潑的，但是，現在這個不適合你。」

「我正在坐着，想這件事呢。」

「可以到別的地方，替她找一個做太太們的伴侶的位置。但是，不要讓她在這裏。」

她站起來，預備同她告別。「是的，你近來的身體怎麼樣？」

「終天好像刀子割着，石頭打着我的心似的。」稽查員太太回答。「他回家來幾天，我才能同他過幾天日子。比從前更壞了，這時候頂不好呢！」

因格里特嚇得一顫——這是稽查員太太的鈴聲。她坐在那裏做着夢，夢境有那麼活現，她這時看見只有太太一人坐在這裏，門前也沒有停黑檯

車的事，她覺得很驚奇呢！

太太按鈴叫司達瓦，但是她沒有來。她告訴因格里特到樓下她的房間去叫她來。

因格里特走了，但是這間鋪以紫色地氈的小房子，又是空着了。她到廚房去，去問司達瓦在什麼地方，在她還沒有開門的時候，她聽見赫特的談話的聲音了。她站在那裏不動，不能夠決定，馬上去和他見面。但是，她仍是想戰勝她自己。他不是她的希望中的戀人，這不是他的錯處。她應當對他有點盡力的地方。她應該去勸他，叫他留在家裏。在從前，她對他未曾感過一種厭惡，他實在不是什麼危險性的人。

她彎着腰，從鎖匙洞裏偷看着。赫特正坐在桌上吃東西。這裏的他，和無論在什麼地方的他，都是一個樣子。女僕們同他閒談，爲的想聽他的奇怪的談話。她們問他，他要同誰結婚呢。

赫特微笑着，這樣地問他，他很高興。

『我的愛人的名字，叫做「墳墓的百合」，你知道麼！』他說。不，女僕從不知道這麼一個嬌麗的名字。

『那末，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她沒有家，沒有房屋，』赫特說，『她的家，在我的袋裏。』

女僕說，這真是一個奇妙的家。又問她的父母。

『她沒有爸爸，也沒有媽媽的，』赫特說，『她美得像一枝花，她生長在一個花園裏。』

他說的上面這些話，都說得很清楚，但是他敘述他的未婚妻的美貌的時候，就沒有條理了。他說了許多話，但是那都混雜得一塌糊塗。聽的人摸不着頭腦，但是說者因此而得到了很大的滿足。他坐在那裏，光輝滿面地微笑着。

因格里特跑走了。她覺得受不住這種情形，並且不能爲他盡什麼力。在她看來，他是可厭的。但是，她還沒有走上樓梯的時候，她又感着良心的苛責。

了。在這裏她享受了這麼多的恩惠，並且她是不打算再回到什麼地方去的。爲想征服她這種厭惡之情，她把赫特當做一個貴公子幻想着。他看去是會穿的多麼好的衣服，頭髮都是平滑地向後面梳着的。她將眼睛閉了一刻，試地沉思着。不，這是不可能的，她除了看見他那本來的面目以外，是看不到別種樣子的。

同時，她看見一個可愛的臉孔靠近了她。這臉孔非常清楚地，在她的左面浮現着。這個時候，他沒有笑。嘴唇是痛苦地顫動着。極端的苦惱，在他口的周圍的銳利的線紋裏表現出來。

因格里特仍是站在樓梯上，望着這個幻像。這好像從燭臺的三稜鏡裏透過來的陽光一樣，飄飄忽忽不能捉住它。但是又很清楚，又很真實。她想着剛纔看見的那個幻像，但是，這個是不同些。這是實在的。

她看了一會兒，那嘴唇開始動着說話了，但是，她聽不見一個聲音。於是，她想看看那嘴唇在說些什麼。好像一個聾子從嘴唇上去了解人家的談話

似的，她畢竟成功了

『不要讓我走開，』那嘴唇說；『不要讓我走開，』

這是帶着極端的苦楚而說着的喲！縱令有一個人躺在她的腳下，乞命地哀求她的話，也不能比這個更深切地感動她。她是感動得打顫了。在她的生命史上，所經驗的事情，這是最痛苦的了。她從不相信有什麼人能用這種可驚的誠懇去哀求人的呢！

那嘴唇又重覆地懇求着。『不要讓我走開。』每說一次，加緊一次的苦楚。

因格里特一點也不懂得，只是站在那裏不動，心中充滿了難以名狀的憐憫。她想這個對於哀求的人，其意義一定比生命更爲重要。也就是靈魂本身的救濟。

那個嘴唇不再動了。似乎在疲勞與絕望之中，那兩片嘴唇半開着。她一看見這種鬆緩的怪相的時候，叫了一聲，滑下樓梯幾步了。她認得這就是那

個狂人的臉，正如她剛纔在廚房裏看見的一樣。

『不是，不是，不是，』她說，『不能這樣的，不能的。這就是他，是不可能的。』

同時，那臉孔又消去了。

她或許在樓梯上坐了整整的一個鐘頭，在無可救藥絕望中哭泣着。但是，最後，希望，光明而有勇氣的希望來了。她又勇敢地擡起頭來。所發生的這一切的事情，都是說明她應當去救他。因為這個理由，她才被領到這個地方來的。她會有一種救他的很大的歡樂。

在小客廳裏，稽查員的太太正在同司達瓦談話。她用一種動人的調子，請司達瓦去勸她的兒子，再在家裏再住幾天。但是，司達瓦很執拗，拒絕了。

『去同他講，當然是可以，』她說；『但是，太太是知道的，他想了要怎樣，別人是講他不聽的呢！』

『我們的錢足夠用了，無須他到外面去跑了。你不能告訴他嗎？』

講到這裏，因格里特無聲地打開着門進來了。她帶着輕輕的浮動的脚步，從房中走過去。她的眼睛好像在很遠的地方看見了什麼優美的東西那樣地閃着光。

稽查員的夫人看見她的時候，稍稍地蹙了一下眉。

『因格里特，』她說；『來！我必得同你談談你的將來。』

那姑娘已經拿了她的六弦琴，正剛要走出門去。她回轉頭來對稽查員的太太說。

『關於我的將來，』她一面說，一面用手擱在額上。『我的將來，是已經定了。』她帶着一種殉難者似的微笑，繼續地這麼說了。她再沒有說什麼，離開那房子了。

稽查員夫人和司達瓦都驚惶地互相看着。她們商量着把這姑娘送到什麼地方去的好。

但是，司達瓦走下樓來到自己的房裏去的時候，看見因格里特坐在那

裏，唱着小調，彈着她的六弦琴。赫特坐在她的對面，滿臉帶着愉快的神情，傾聽着。

八

因格里特認出這狂人是赫特以後，她專心地想着去診好他。但是，這是一件煩重的工作，並且她要怎樣做才好呢，她是毫無主張。

在第一步，她只是設法勸他留在家裏，這件事，很容易地成功了。僅僅因為想聽她奏一刻提琴和六弦琴，他現在能夠從早晨坐到晚上，坐在司達瓦的房子裏等着她。

她想她若是能夠勸導他到別的房子裏去的話，那就是很大的成功了。她把她自己關在一間房子裏，並且同他說，他若是不進那間房子去，是聽不見一點音樂的聲音的。她自己在那房裏關了兩天以後，他又在檢他的行囊，開始出門了，於是因格里特又只好讓步。對於她，他有一種很大的偏愛，明明

他是比什麼人都歡喜她，但是，他不能爲她，犧牲他的恐怖。她叫他脫去皮外套，穿一件通常的衣服。他聽了她的話，立即照辦了，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穿着那件皮外套了。她替他藏去的時候，他又穿着僕人的皮衣，因此，她只好把他自己的衣服還給了他。

他總是膽怯，並且非常小心，沒有人可以走近他的。因格里特沒有靠近他的身旁坐過一次。

有一天，她告訴他，他應當允許她一點事，就是他再不要同貓行禮了。她並沒有要求他不要同馬和狗行禮的那樣的難事，可是對於一隻小貓，他真不會怕的。

『是的，』他說，『貓也是「雄羊」。』

『這不是鹿，也不是羊，』她回答；『它沒有角。』

他聽了這個，使他安心了。好像他最後發見了一個分別山羊和其他動物的方法似的。第二天他見了司達瓦的貓，他說；『這山羊沒有角。』說了以

後，又很驕傲地笑起來。他從貓的身旁走過，坐在一張沙發上，聽因格里特奏琴。但是，只坐了一刻，他又不安了，站了起來，走近貓的身邊去，向他行屈膝禮。因格里特感着十分的絕望。她抓住着他，搖他。他跳出門去，一直到第二天沒有現面。

『孩子，孩子！』稽查員的太太說，『你照我的樣做，照我的樣做。你這樣一來，他會怕你了，他不敢再見你的面了。你還是好好地不惹他的好。只要他能够留在屋裏，什麼事我們都滿意了。』

此外毫無辦法，只是坐着，悲傷這麼一個好的可愛的人，做了這種瘋狂的犧牲者。

因格里特很想知道，她來到這裏，除了奏她祖父的音樂給他聽以外，再不爲別的事了嗎？一生就是這樣下去嗎？永沒有其他的變動嗎？

她也時常告訴他一些故事。有時當她講着的時候，他的臉色快活起來，並且還說出一些就是賢者也從未想到的有深意的甚至是很了不得的話。

句出來。但是，在因格里特這種無終的嘗試中，這是很能够鼓起她的勇氣的

在某一個傍晚，月光已經出來了。地上佈滿着白雪，海上是灰色的燦爛的冰。樹林對着那燃燒的紅色的夕陽，靜靜地站在灰黑色裏。因格里特走到海邊去溜冰。她正在一條狹小的雪中已經踏破了的路上走。赫特跟着她的後面走來了。他那種諂媚的樣子，就好像一隻追隨着主人的狗。

因格里特很疲勞的樣子，眼裏沒有了光，臉色變成灰白了。她一面走，一面驚奇着這過着的日子，是十分自滿的，似乎在西方的天空，燃燒着那紅光的落日，好像是一種佳節的煙火。在她呢，她是知道，不僅在這一天，就是在無論以後的那一天，她是不能燃燒着任何歡樂之火的。她認識赫特已經一個月了，在這一箇月中，她是一無所得。

今天，她感到一種很大的恐懼。這好像她是命中注定了的，她是枉然地

浪用了愛情。似乎她忘去了那個學生，只記得那個病人。那些活潑的光明的愉快的東西，都從愛情裏消失了，剩着的只是一些嚴肅的真誠。她朝海邊走去的時候，她愈加感着絕望了。她覺得她不知道什麼事應當做，什麼事不可以做。哦，天喲！想想她跟在她的後面，樣子是那麼強壯而健康，但是，內面是得了無望的病，是診不好了的呢！

他們走到海邊了，她穿上她的冰鞋。他希望他也同她一路去，叫他也穿了冰鞋。但是，他一走到冰上的時候，就倒下去了。他爬到岸上來，坐在一塊石頭上，同時，她溜着走了。正在這石頭的前頭，有一個長滿着樺樹和白楊的小島。後面的光耀的天空，深紅地輝着，把那些細微的活潑的樹梢，映成着舒心的適意的夕景。

大概一個地方想再去認出它來的時候，必得靠某種簡單的特徵，因為就是一個你很熟知的地方，若是不記得某種特別的記號，無論你從各方面看去，是不容易一下就認識出來的。木克丹這地方，因這小島，特別容易被

人認識出來。如果你有多少年沒有看見這領地了，只要看見了這個映着落日而聳起那黑色的樹梢的小島的時候，你又會認識它的。

赫特不動地坐着，望着這個小島，那些輕細的樹枝，和那些伸展到各方去的灰色的冰塊。在這領地裏，沒有如他這樣熟知的其他的景色了，因為特別引起他注意的，就是這個小島。他於是坐着什麼也不想地只是望着它，好像一個人看着自己熟知的東西一樣。他凝視地坐了許久，沒有什麼東西來擾他，沒有人，沒有風，沒有什麼陌生的東西。也沒有看見因格里特，她跑過冰去得很遠了。

這時的赫特，感到那麼一種平和與安靜，正如一個人只能平靜地在家時候所能感到的一樣。這個小島似乎向他散佈着一種親密的安閒的空氣。這減輕了苦惱他的永遠的不安。赫特相信他老是處身於仇敵之中，一心一意地總是想着自防之策。多少年來，他沒有感到過能忘記他自己的這種平和，但是，他現在是感到了。

赫特坐在那裏，沒有想什麼特別的事，正如一個人在他的習慣性的狀態而動作的一樣，他不覺地成爲一種機械的動作。他坐在冰的前面，自己也是穿着跑冰鞋的，於是，他站了起來，開始滑着冰了。正如一個人在吃飯的時候，不想着如何去拿刀叉一樣，他對於他現在所做的事，一點也沒有想的。

他在冰面上滑跑着，這真是一個頂好的滑冰場。等他注意到他在這裏做什麼事的時候，他已經離岸很遠很遠了。

『好極了的冰！』他想；『我真奇怪，在以前我爲什麼不到這裏來呢！但是，在從前，我也滑得不少了。』他附加這一句，安慰他自己。『在以前放假的時候，我沒有一天不來的。』

這一定是因爲赫特今天做了在他未病以前常常做着的事情的原故，他的昔日的自我的一部份，在他的心裏覺醒轉來了罷。關聯於他過去生活的思想和觀念，又回到他的意識中了。同時，關聯於他的疾病的思考，沉沒於遺忘之中了。

他的習慣，每逢他溜冰的時候，他因為要避免那個尖銳的岩角，總是繞一個大曲線，滑到湖中去。他這樣做，是無意識的，但是，他一滑過了岩角的時候，他便知道他的這樣做，是為的想看看他母親的窗子，有沒有點燈。

『現在她正想着這是我回去的時候了，但是，她非等一下不可。這裏的冰是太好了。』

大部份，是因他這種急速的運動，和這美麗的晚上，在他的心中，生出一種遊離不定的快樂的感情。這麼一個好的月夜，正是合於滑冰呢！他歡喜從白天移到夜間去的那段溫和的變遷。現在光是暗了，但是，這仍是很靜。這似乎是在白天或是晚上最好的時候。

在這裏的冰上，僅僅還有一個溜冰者，那就是那個年輕的姑娘。他不知道他認不認得她，但是，因為想看她，總向她的身旁溜去。不是，這不是他認識的人，但是，當他從她的身邊滑過的時候，對於這種絕好的冰，他不得不說幾句話。

這不相識的女人，一定是一個城市裏的姑娘。不客氣地同她談話，她是沒有習慣的。所以他同她說了幾句話，她似乎是很驚惶的了。是的，她是很可注意地穿一身完全的農民式的衣服。

不，他不會驚惶她的。他回轉身來，又滑向湖中去了。這裏的冰，堅硬得很，够他兩人在上面跑呢！

但是，因格里特幾乎駭得叫出來了。他滑來的時候，是一個很漂亮的樣子，兩隻膀子交叉在他的胸前，帽子的邊翻轉來，頭髮向後梳着，因此再沒有亂髮垂在耳前了。他談話的時候，是帶一種受過教育的人的聲音，幾乎是沒有用本地的土話。

她沒有長久地站在那裏驚惶着，只是很快地滑回岸上了。她喘着氣地跑回家裏的廚房來，不知道要怎樣地去報告消息，要簡單而又要明瞭。

『司達瓦，少爺回家了呢！』

廚房裏是空的，司達瓦和女僕都在外面，在司達瓦的房子裏，一個人也

沒有。因格里特在屋子裏亂跑，最後走進一間人們不常進去的房子了。她在這些跑來跑去的時候，她總是喊着：『司達瓦，司達瓦，少爺回來了呢！』她全是茫然不知所措了。她走到樓上，那兩個女僕，司達瓦和稽查員的太太四圍繞着她的時候，她仍是繼續地喊道：『少爺回來了。』她的興奮，不允許她沉靜下去。

沒有一個人誤解她的意思。四個人站在那裏，都同她一樣地興奮着。她們的臉激動着，手顫搖着。

因格里特失望地從這個望到那個。她應當說明這些事情，應當吩咐她們。但是，她想吩咐她們什麼事呢！哦！這種心情使得她莫明其妙了。她狂亂地疑問地看着稽查員的太太。她想做什麼呢？

太太帶了低的顫動的聲音，吩咐了幾件事，她幾乎是耳語似的。『到少爺的房裏去點燃燈，燒着火！並且把他的衣服拿出來預備好。』這不是司達瓦吹牛皮的時候了。但是在她回答的聲音裏，還有一種威

嚴。『在少爺的房子，老是有火的。並且他的衣服，都是放在外面，伺候得很好
的呢！』

『因格里特到她自己的房裏去，』太太說。

這年輕的姑娘，完全沒有聽她的。她走進小客廳去，站在窗畔，嗚咽着顫
動着了。但是，她一點也沒有意識到她自己還沒有十分平靜下來。

她因爲要看展開在屋前的雪地，她慌忙地揩乾了眼淚。只要她是不哭，
在這清淨的月光裏，什麼東西，她都能够看得見的。於是，她看見他從那邊走
了來。

『喂！來了！哦！』她喊她的太太。『他走得很快。他跳着呢！只要到這裏來
看看！』

太太坐在火爐子旁邊，動也不動。像她用力地看着的一樣，太太用力地
聽着。她告訴因格里特不要動，她可以聽見他怎樣走着的。是的，是的，她應當
不動，他的母親可以聽見他的脚步。她用力地抓緊那窗架，似乎這可以幫助

她。『你必得安靜。』她細聲地對她自己說；『他母親才能夠聽見他怎樣走路。』

太太前倚地坐着，用心地傾聽着。她聽見他的脚步已經到了院子裏嗎？她是無疑地期待着他是轉向廚房裏去的。

因格里特知道她不敢期待着另外的事。她聽見了外面梯子上走着響的聲音嗎？聽見了開着正廳的門的聲音嗎？她聽見了他多麼快地一跳是兩三步地，從梯子上跑上樓梯來的聲音嗎？他的母親現在聽見了嗎？這不像他出去的時候那樣一拖一拖的農民式的步法。

她們聽見他走到客廳門口來的時候，幾乎感到一種驚恐。如果他走進房裏來的話，她們定會驚惶得叫起來。但是，他轉了灣，通過走廊，到他自己的房裏去了。

太太閉着眼睛，又靠下椅子去。因格里特看來，這一瞬間，她的太太就像死了的一樣。她沒有打開眼睛，就那麼樣地伸出手去。因格里特輕輕地走上

去，握着這隻手。於是，老太太將她拖向自己的身邊去。『米格倫，米格倫！』她說；『這真是一個適當極了的名字呢！』

『不，』她接着說；『我們現在不要哭！我們現在也不要談這個。去拿一個踏脚櫃來，在這火爐旁邊坐着。我們必得要平靜，我的好孩子！我們要談他的事情！他走進來的時候，我們非十分地平靜不可。』

半點鐘以後，赫特進來了。桌上放了茶，有枝燭架也點燃了。他果然換了衣服，像一個紳士了。因格里特和稽查員的太太，互相緊緊地握着手。她們本準備着看他進來的。去猜着他進來會做什麼或是會說什麼，這是不可能的。事，他的母親這麼說。他常常是不可靠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必得安靜。

因此，因格里特是真的很安靜。她感到了一種深深的快樂的感情，並且這種感情，鎮靜着她的不安了。她感着好像一個人被帶到天上去，安心地睡在天使的手膀裏，送上天去的一樣。

但是，赫特一點也不表現神經錯亂的狀態來。

『我到這裏來，只是要說，我的頭非常的痛，我非馬上去睡不可。我在溜冰的時候，我已經感到頭痛了。』他說。

稽查員的太太沒有回答他。這是多麼簡單，但是她沒有猜想到的。她即刻就了解了他，對於他自己的病是一點也不知道，在過去他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呢！

『但是，或許我先喝一杯茶好嗎？』他一面說，一面稍帶驚惶地看着他們的沉默。

他的母親走到茶盤的旁面去。他看着她。

『你哭了嗎？你是這麼沉默，媽媽！』

『我們正在這裏，談一個悲慘的故事，我同我年輕的朋友在這裏，』他的母親一面說，一面指着因格里特。

『哦！對不起，』他說，『我不知道這裏有一個生客呢！』
那年輕的姑娘，走到燈光下來，她真像天使一樣的美。

他稍稍不自然地行了禮。明明他是不認識她。

於是，他的母親介紹給他了。

他凝望着因格里特。『我剛在冰上看見了卑爾小姐呢！』

關於她的事，他一點也不知道。並且，到他的記憶消滅了為止，他是從沒有同她談過話的。

九

現在來了一個短短的幸福時期。赫特的身體並沒有好，但是他的朋友是非常的快活，想看他正在朔好的路上走。在他的生涯中，有一個長的期間，他失去了記憶。他不能奏提琴，他的書本上的知識，幾乎都丟盡了，思考力是那麼薄弱，書也不想讀，字也不想寫了。然而，他是好了些，他不膽怯了。他很親愛他的母親，他做着紳士式的習慣和態度了。那稽查員的太太和她全家的人都很高興，這是很容易了解的。

他精神常是很好，並且一整天都是快樂的。他從不沉思默想，他不知道的事情，決不去惹它，不加入那種要費心力的談話，但是，談起話來，常是敏捷而有生氣。

他的主要的娛樂是運動。他常常帶着因格里特去坐橇車，或是去溜冰。他不同她多說話，但是歡喜同她在一處玩。他對於她的親愛，像他對於什麼人一樣。但是同她一點也沒有戀愛。

他常常想到以前和他訂婚的那個女子，他覺得很奇怪，爲什麼從她那裏沒有來過信呢！可是，這種苦惱，都只有一瞬間，立即就消去了。他無論什麼時候，對於這種悲愁的思慮，總是盡力地逐開它。

在因格里特看來，像這樣子下去，他是不能真的回復原狀的。他幾時必得下一種現在所不敢做的思考和內省的工夫。但是，不是因格里特，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強迫他做的。如果他是稍稍愛她的話，她想她或許會冒險地做一做。最初的一點小小的幸福，於她是毫無傷害的。

正在這時候，在收養過因格里特的牧師的家裏，一個小女孩子死了。教堂的司事又去爲她掘墓穴。他在去年夏天替因格里特掘過的那地方的靠近掘着。他在地下掘了幾尺深，露出她的棺角來了。司事不得不對自己微笑着，因爲他曾聽見過放在這具棺材裏面的那個死了的姑娘，又活現人世的謠言。說她就在葬式的那一天，把棺蓋弄開了，從墓穴走出來，出現於牧師家了。是的，這是真的，因爲那牧師夫人待人太不忠厚，所以這地方的人民，對她歡喜講這類的話罷。

教堂的司事想着，如果只要有人知道一個死了的人是怎樣深深地埋在地下，棺蓋是閉着怎樣緊的話——他想到這裏，他的思路打斷了。在他剛剛暴露出來的那隻棺角，他看見了那棺蓋有了一點彎曲，並且有一個螺旋釘還沒有鈕得好。

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想什麼，但是他停止了掘墓的工作，他把瓦姆蘭

特聯隊的起牀喇叭，從頭至尾吹了一遍，因為他從前曾當過兵。

這時候，他覺得頂好還是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說一個死了的人，能够從墳墓裏出來，能在暗黑的秋夜表現他們的威力的話，一個司事，是不應當有這種迷信的意見的。於是乎，他連忙地掘下去，最後，他用鏟子打着棺材了。那棺材回答的聲音，確確實實裏面是空的。

半點鐘以後，教堂的司事，站在牧師的家裏了，那裏的人，都是驚惶着猜測着。他們所知道的：是那姑娘曾進了那行脚商人的袋子。但是，後來她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阿娜媽媽站在爐邊，照料着爲這次葬席的烤着的麵包。她長久地站在那裏聽他們談話，她一句話也不說。她只注意着不要讓她烤的麵包燒焦了。她時時將那放麵包的金屬板子拿出來，又放進去，並且因為她拿的鏟子過長，太靠近了，有點危險。但是，忽然地她解去了廚房裏用的圍裙，洗了汗，把臉上的煤煙揩乾了，在牧師的房子裏，說那件事的時候，她幾乎是忘形了。

這些事情過去以後，三月的某一天，一輛赤色的牧師的小轎車和一匹牧師家裏的小栗色的馬，停在木克丹的大門口了，這並不是奇怪的事。

現在，因格里特是自然不得不回到養母那裏去了。牧師是來迎接她的。關於她還活在世上以及其他種種，他並沒有說許多。他們家裏是很歡喜的話，但是，從他的臉色，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很高興的。他們從前對於這個養女不大親切的這件事情，他永遠不能原諒他自己。他現在滿臉高興，因為他覺得這次可以再從頭起，好好地對待她。

關於因格里特的逃亡，一個字也沒有說。長久過去了的事。無須重新提起，說來徒自增苦。但是，因格里特很懂得，牧師的夫人曾過了一個很苦的時間，曾爲良心的苛責而煩惱着，並且因爲要補贖過去，要親愛地待她一下，所以現在來接她回去。她覺得她要表示她對於養父母沒有怨恨，這一次非回到牧師家裏去不可。

無論那個都覺得她應當回去住兩三個禮拜，那是當然的事。她爲什麼

不如此呢？她找不出一個不到那裏去的口實。並且幾個禮拜住開些不擾赫特，確是很好的事。不過要她走，於她是很難過，但是如他們大家的意見，還是去的好。

她很想他們留住她。她坐進轎車的時候，她覺得稽查員的太太和司達瓦會走來，將她從車上抱下來，又送進房子裏去。等她走下樹蔭去，進了森林，木克丹這地方在她的後面消失了影子的時候，她似乎是茫然無所措了。

但是，他們都不想留她，或許這都是出於他們的厚意。他們會這麼想，一個渴望着生活的快樂的少女，是想從這個木克丹的孤寂裏逃開的。他們會相信她對於看顧一個狂人的生活，已經感着厭倦了。她舉起手來，抓住繩子，要牽着馬回轉家來。離開木克丹走了一哩路的時候，她才知道這是他們放她走的理由了。她真想回轉去，問問他們。車子老在深深的沉默裏面通過，這種圍繞她的沉默，就好像在一個荒野的森林裏摸索着似的。沒有一個答話的人，也沒有一個進忠告的人，就是那些樅樹，松樹，栗鼠，貓頭鷹等，也都是沉

默着。

她到牧師家裏去了，正和這個一樣的無疑地，他們這次一定待她很好，但是，好壞於她是一樣的。那怕她就能住到城堡和迷惑的樂園裏去，於她也無多大分別。在無論什麼地方，沒有那麼柔軟的牀，能夠舒服着眷戀的人的。在開始，她每天帶着極其謙遜的態度，請求她們讓她重見了養母和兄弟姊妹們以後，允許她再回到木克丹去。但是，天氣壞下來，道路變得不好行了。在嚴霜的消去以前，她不得不苦待着。總之，她是不能永遠住到這牧師的家裏的。

因格里特真不容易懂得，爲什麼每當她一說要回到赫特的家裏去的時候，他們就不高興。但是，她的養父養母和其他的人們，確實是如此的。他們覺得凡是拉格南達的人們，不會長久地住在別一個地方的。

她立即便知道了暫時不要說這件事的好。一切的困難和阻礙，都是說起來的。道路的不通，於他們並不滿足，他們還做起了籬笆，牆壁和防壘圍繞

着她了。她繡花，織布，在溫室培植着花木。在牧師家裏的很大的壽典以前，她是決不能想着動身的了，並且，在加林結婚的以前，她是決不能想着動身的了。

她毫無辦法，只舉着她的兩手向着春日的天空，哀求它快些做它的工作。她只祈禱着陽光和溫暖，請求太陽曬逼這長遠的樅樹的森林，在樅林裏照着細的刺一樣的光線，融化着樹底下的雪。她只祈禱着雪融化到山谷下去，山上沒有了雪，山上森林裏面的路可以走過。並且祈禱着看管家畜的女孩子們可以到小屋裏去做事，和低濕的地面也慢慢乾起來。

只要森林裏面的路可以走了的話，因格里特知道她是無須等待馬車和籌措車費的。她知道她會在一個月明之夜，也不向誰辭別地就從牧是家裏動身了。她知道她在往年曾等待過春天。她的這種經驗，是和世人相同的。但是，到了現在她才知道她從沒有渴望過。不，她從沒有領會過所謂渴望的這種感情。

在從前，她常等着青的葉子，白頭翁花和其他的花草。但是，那不過是一種孩子氣。僅僅是想看見許多美麗的東西，並不是真誠的對於春天的渴慕。一個真誠地渴慕着春天的人，應當檢取第一塊從雪裏衝出來的草根泥視嘴。因為那是春天，應該摘下第一枚尋麻的葉子，來燒自己的皮膚。

無論誰對她都很親切。但是，因格里特什麼話也沒有說，他們總還是相信她是時時刻刻想走的。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想回到那個地方去，去看護一個狂人，』有一天加林對她說。

因格里特覺得她似乎懂得她的想頭了。

『亂說，她現在不這樣想了。』牧師的夫人在她答話之前先接着說。

加林一走，牧師的夫人說；

『人家都奇怪你爲什麼要離開我們。他們都說，赫特的病好了，或許他是有那麼一種吸引力，你會戀愛他呢！』

『不，不要等他的病好呢！』因格里特回答，幾乎笑起來了。

『是的，無論如何，他不是一個適合於結婚的人。』她的養母說；『你的父親和我曾談論過這件事體，並且我們想你還是同我們住的好。』

『你們希望我在這裏，這是你們的厚意。』因格里特一面說，一面對於他們的厚意，很感動的樣子。

但是，無論她是如何柔順，她們是不相信她。她不知道她們怎麼在她的眼睛，能夠看出她的渴慕之情來的。正在那時，她的養母告訴她，說她再不能回到那地方去了，可是，她對此還不足。

『如果他們要你回到那裏去的話，他們可以寫信給你的。』她說。

因格里特又感着要笑，如果從那妖魔的城裏來了信，那真是奇中的奇事了。

但是，假使她的繼母知道了她會接到許多消息的事的時候，會使她昏迷失措罷。這種消息，是從夜間的夢中，和白日的幻像裏傳來的。他使因格里

特知道他是很需要她，並且告訴她他的病是很重了。

她知道他又到了要瘋狂的時候了，並且自己非到他那裏去不可了。假使有人告訴她這個消息的時候，她會立即回答，她早已知道了。

要看一個人是否快樂，是否在渴望着什麼事情，這並不是什麼難事。只須當她做了工走回來，或是坐在爐旁的時候，看看她眼裏的愉快的光輝。但是，在因格里特的眼裏，除了她看着從森林裏流下來，泛溢着堤岸的山流的時候，那種快樂的光輝，是不大顯然的。因為那條河流替她開了一條道路。有一天，因格里特只同加林坐着，並且她開始敘述她在木克丹的生活。加林大地地驚惶了。因格里特怎能忍受那種情形的呢？

如前所述，加林是正預備着結婚的。並且現在除了她未婚夫的事以外，是什麼事也不談的時候了。她只知道他告訴過她的事情，她只懂得問過他的事情。

加林記起她的未婚夫沃洛甫對於這件事的一段談話了，假如因格里

特是愛那瘋子的時候，想使她難爲情，加林是可以引用這段話的。於是，她開始告訴因格里特說，赫特真是瘋得如何的程度了。因爲沃洛甫告訴加林聽，說他去年秋天到了城裏的時候，聽見幾個朋友說，那叫「雄山羊」的男子，並沒有真瘋，他只是故意裝着這個怪樣，去引動客人的。但是，沃洛甫確定他是瘋了。爲證明這個，他特自到動物市場裏去，買了一匹不大好的小山羊。他的確是瘋了。你只要把這匹山羊放在他前面的放了一把刀子的櫃臺上，赫特就會丟了他的袋子和貨品，馬上就會逃跑的。看的人見了他這麼害怕，都大笑起來。因格里特歡喜一個這麼瘋狂的人，真是不可能的事。

加林說這些話的時候，她從沒有看過因格里特的臉，或許是太不小心了。如果她注意到她是怎樣地蹙着她的雙眉的時候，這或許使她警戒了。

「你願意嫁一個做這種惡作劇的男子嗎？」因格里特說；「我覺得嫁給「山羊」還好點呢！」

因格里特很鄭重地說着這兩句話。這真是奇怪，平日那麼溫和的因格

里特，竟說得那麼嚴厲，使得加林真的心痛了。隨後幾天，她都苦心焦慮地恐怕沃洛甫不會是一個她所希望的那樣的好男子。這使得加林的全部的生活都感着苦痛，往後她竟大膽地把這些話告訴了沃洛甫。那麼一來他變成一個很能安慰她平靜她的善良的男子了。

在瓦姆南特地方等待着春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今天的傍晚，還是陽光和暖，可是，第二天早晨，大地上會佈滿着白雪。栗藪和草地都變了綠色，但是樺樹的叢林，還是赤裸裸地站在那裏，似乎是頑固地拒絕着放出葉子來。

在降靈節的一週間，在山谷間都是春光了。但是，因格里特的祈禱，似乎沒有效果。沒有一個牧牛的女子，走到森林裏面去的。沒有一塊地低地乾了的，並且，通過森林的那條路，還沒有走的可能。

在降靈節的禮拜日，因格里特和她的養母都到教堂去了。那是一個大節日，她倆都是坐馬車去的。在從前，因格里特坐在車子裏飛快地跑到教堂

裏去，看見那些站在石牆外面和那些站在路旁的人們都脫下帽來行禮的時候，她是很快樂的。那些站在路中的人，似乎全是受了驚惶，長跳地跳到路旁去了。但是，現在，她對於這些事，一點也不感着有什麼樂趣了。正如俗語所說：『渴慕着奪去了薔薇裏面的香，取去了月中的光。』

但是，因格里特歡喜在教堂裏面聽說教。聽見那些教徒在渴慕裏是以一種快樂的奇蹟來安慰的時候，她心裏很好過。想到耶穌是想要安慰那些因渴慕而苦惱着的人們的時候，她歡喜起來。

當因格里特和其他的人們坐在教堂裏的時候，一個從達拉來的商人，在路上走來了。他穿一件皮外套，背上揹一個很重的行脚商人的貨袋，像一個分不出冬天與夏天，分不出平日與節日來的人一樣。他沒有走進教堂去。但是，很小心地偷偷地從那些馬旁走過，那些馬都疲勞地繫在靠近教堂的路頭上。

在那裏他坐在一個墳墓的旁面，想着那些死了的人，都還睡在地下，只

有其中的一個，仍然還活在人間。當那些會衆走出教堂來的時候，他仍然坐在那裏不動。

加林的未婚夫沃洛甫，是先從教堂裏出來的一個，當他向墓地一望的時候，他看見了那個從達拉來的人了。是好奇心，還是別的東西推動着他，這很難說，但是，他走向前去，以便去同他談話。他想去看看那個聽說好了的他，是不是又瘋了。

這是一點也不錯的。這個商人立刻告訴沃洛甫，說他坐在這裏，想等一個叫做「墳墓的百合」的姑娘。說她會來，奏提琴給他聽。她能奏得那麼好，奏得使太陽跳舞，星光循環。於是沃洛甫對他說，他等的那姑娘，就站在教堂的旁面。如果他只要一站起來，他就可以看見她。她會很歡喜地和他相會。

牧師的夫人和因格里特，剛要上馬車去坐坐位的時候，那個從達拉來的商人奔向她們的前面來。他不管那些平常必得行禮的馬，他拼命地跑着，並且還熱心地向那年輕的姑娘招着手。

因格里特一看見他，她就很安靜地站着。她自己說不出她是見了他高興些，還是見了他又發了瘋而失望些。她只是忘記在這世上的一切的事情了。

她的眼睛，開始光輝起來。在那一瞬間，她真沒有看見這可憐的不幸的男子。她只感着她接近了那種她渴慕着而致於病了的敏感的靈魂。

會衆圍繞着她，都看着她。沒有一個人從她的臉上而離開着眼睛的。她沒有向他那方面行動着；她只站着等待他。但是，那些看見她帶着喜色的人們，都幾乎相信向她這方面走來的，不是一個瘋子，只是一個很好的漂亮的人。

後來他們說，在他的和她的靈魂之間，幾乎結有一根帶子，一根秘密的帶子，在非人間的智力所能了解的那麼深的意識下隱藏着。

但是，赫特走得只隔因格里特幾步的時候，她的養母突然一把地抓住她，舉起她來，放在馬車裏了。在這教堂的近處，在這稠人廣衆之中，她不許她

們兩個會面，她們一進馬車，車夫就打起馬飛快地跑了。

在他們的後面，聽到幾聲可怕的荒野的叫聲。牧師夫人坐着，感謝着上帝，她已經把因格里特拖上車來了。一個農民到牧師家裏來，把達拉的那個瘋人的事情告訴給牧師聽的時候，還是一個很早的下半年。說那個人現在簡直瘋得厲害，並且他們不得不把他細起來了。他是來問問牧師叫他們怎樣處理他的。

牧師只叫他們送他回家去，並且告訴他那個瘋子是什麼人，他是住在什麼地方。到了傍晚的時候，他把這些事都告訴給因格里特聽了。叫她知道這些事的實情，是最穩妥。因為這樣，她可以了解他那樣吩咐的原因。

但是，到了晚上，她知道再沒有時候，等待着春天了。她可憐的女孩子，決定從大路上走到木克丹去了。雖說他知道大路比起山路來要遠兩倍，但是她相信她能夠走到她的目的地的。

這是降靈祭的禮拜一的下午。因格里特正沿着一條在廣野的鄉間的大路走着。在田野之間，有時或是在它們的中間有一些小山和一些小小的樺林。槐樹和櫻樹都滿開着花。白楊樹上長滿着輕輕的樹脂的葉子。路旁的水溝，滿着清清的流水。洗得水底的圓石，燦爛發光。

因格里特一面走着，一面悲傷着那個又瘋狂了的人。她想着她是否能夠爲他盡點力，想着她這次的離開家庭，是否有一點用處。

她飢餓而疲勞，並且她的鞋子已經開始破裂了。她想還是回家去的好，她是永不能走很遠的。她愈走愈覺得沮喪。她不得不那麼想着，在他完全瘋狂了以後，她現在到木克丹去，也不會有什麼用處的。現在是太遲了，現在是沒有一點盡力的希望了。但是，她剛想要回去的時候，她看見赫特的臉靠近她的面頰，正如她在從前所看見的一樣。於是，她重新鼓起希望來，相信他是在叫她，並且得了一種她能夠醫好他的確信的保證。

正當因格里特擡起頭來，沮喪的心情似乎稍稍好點的時候，她遇着一

對奇異的人了。在那裏走來一匹馬拖着的小車，車裏面坐一個肥胖的太太，車旁跟着一個有長髭的身長的襤褸的人。

在這個沒有人懂得他們是技藝者的地方，波羅克連夫婦是裝着普通的人民的樣子。那走着的小車子，是掩蓋得很好的。沒有人會猜得出在這個車子裏，是放着煙火球魔術的器具，和人形的傀儡的。

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樣子像富家人的太太，坐在車上面的胖婦人，就是從前飛空走壁的有名的維沃娜小姐；也沒有一個知道，那個樣子像一個退伍的兵士在車旁走着的男子，就是那個爲破旅行的單調，從馬上跳過去，還常常同那些在樹旁唱歌的畫眉和鸚鵡鳥兒腹語着，使得那些鳥兒都變成熱狂的波羅克連君。

這一匹頑慣了輪舞的小馬，它沒有音樂聽，簡直是走不動的。因此，波羅克連夫人坐在車頂上，在奏一張猶太人的豎琴，但是，他們一遇見了人，她便立即將這豎琴藏到口袋裏去。因此，在這個不恭敬技藝者的地方，會沒有人

把他們當作是賣技的人了。這樣子，他們走得不頂快，但是，他們也不匆促。

還有一個彈提琴的瞎子，因為要故意表示不是屬於他們這一團的，所以不得不在後面幾步走。因為不許用一個小孩子，他是用一匹小狗引路的。那是因為波羅克連夫婦會時常想起那個叫做因格里特的小姑娘，並且這種回憶，常使他們感着非常的痛苦。

因為到了春天，他們現在走出到鄉村裏來了。無論他們在城市裏收入是多麼好，然而波羅克連夫婦，是有藝術家的精神，每逢年中的這種好時候，是非到鄉村裏來不可的。

他們沒有認識因格里特，在起初，因為她恐怕延擱了路程，走得很快，所以對他們沒有應酬一下，就走過去了。但是，她立即覺得這是不客氣的無情的，於是，她便回轉來了。

如果因格里特能够歡喜的話，那末在看見偶然相遇的這對老夫婦的快樂的時候，便要大大的歡喜了。於是，他們便亂談起來。那匹小馬，時時回轉

頭來，看看這個輪舞是不是要被壞了。

最奇怪的，是因格里特的談話獨多。老夫婦立即看見她在哭了，並且看見她不得不把她種種的經歷告訴給他們，覺得很難過。

但是，因格里特把她自己的事說出來，於她倒是一種安慰。因為他們對於什麼事情，是有他們自己的見解的。當她講到她怎樣從墳墓裏出來，怎樣把牧師的夫人駭倒的事的時候，他們大拍其手了。他們慶賀她並且讚賞她離開了牧師的家。他們沒有苦惱的悲哀的事，都是愉快而充滿着希望的。在他們缺少着估量現實生活的尺度，所以他們從不接近這種尺度的銳利。他們把這些所聽說的事，看做是傀儡劇和無言劇。在這種無言劇中，也插入一點悲苦，但這不過是擡高它的效果而已。並且，像在無言劇裏常有的大團圓一樣，世上一切的事情，自然有一個結尾的。

在這希望中，稍有一種感染。因格里特知道他們是完全不了解她是如何的苦楚，但是，聽他們這樣說，也可以鼓起勇氣來。

但是，她還是從他們那裏，得了真實的幫助。他們說在一點鐘以前，他們在托沙克酒店裏吃了飯。他們剛從桌子上起身的時候，許多農民帶一個瘋子來了。波羅克連夫人是不能看瘋子的，所以她決定馬上就動身，她的丈夫聽從她的話了。不知這是否就是因格里特說的那個瘋子。他們這麼一說的時候，因格里特說這很像他，於是她就預備向他們告別了。

但是，波羅克連帶着照例莊嚴的調子，問他的太太，他們到鄉村裏來，是否專爲賞玩春光，是不是隨便到那裏去，於他們都是一樣。他的太太也帶着同樣莊重的調子問他，他是否相信她在沒有看見因格里特達到幸福的境地以前，就會遺棄這可愛的姑娘！

於是，那輪舞的馬，是常回轉頭來。因爲非奏琴不可，所以談話更困難了。波羅克連夫人想談什麼話的時候，她只好把琴給她的丈夫，丈夫要談話的時候，只好又把那東西交給太太。每次那琴從這個口裏換到那個口裏的時候，那隻小馬總是停腳不走。時時他們因對格里特說些安慰的事情。他們引

出一些他們看了的木偶劇場演的故事，還說睡美人和灰女的童話和世上一切有名的故事給她聽。

他們看見因格里特的眼裏漸漸地閃着光輝的時候，波羅克連夫婦凝視着她。『藝術家的眼睛！』他們一面說，一面互相滿足地點着頭。『我們不是這麼說過嗎！』藝術家的眼睛。』

莫明其妙地他們覺得因格里特現在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了——一個技藝者。他們覺得她是正在一幕劇裏面扮演着。於他們的老年，這是一個勝利。

他們拼命地驅着馬走。老夫婦只是耽心着恐怕那個瘋子沒有在那個酒店裏了。

可是，到那裏一看，他還在那裏。並且情形更變壞了，使得他們都想不出帶走他的方法來。

那兩個拉格南達的送他來的農民，當他們等馬的時候，不得不把他放

在一間房子裏，鎖閉起來。他們離開他的時候，是把他的手，緊緊地網在背後。但是，不知怎的，他到底把他的手弄開了。他們再走進來帶他出去的時候，看見他是自由的，樣子很狂暴，抓住一把椅子，當做武器，要打人了。他們除了飛跑出去又關着門以外，再無他法。這兩個農夫現在正等着老闆和僕人們回來，有了許多人，才能够再設法把他網住。

但是，在因格里特的心裏，爲她的老朋友所喚起的希望仍是不能抑止下去。她知道赫特比從前更要壞了，但是，她仍是希望着。使她鼓起勇氣來的，不是他們的故事，只是他們的愛情。

她請求他們允許她進去看看赫特，她說她知道他，並且他不會傷害她的。但是，那兩個農夫回答她，說他們還沒有瘋。在房間裏的那個狂人，無論那個走進去，要是不能防禦他自己的話，他是會把你殺死的。

因格里特沉默地思索地坐了許久。她想着這是多麼奇怪，就在這一天，和波羅克連夫締相會。在這裏一定有點特別的意義。否則沒有會得這麼巧

的。

她想着赫特從前是怎樣好了的。她現在就不能使他做一點事情，使他回想着過去生活中的事情嗎？不能從他那種瘋狂的思想裏解救他出來嗎？她想了又想。

波羅克連夫婦坐在酒店外面的長椅子上。樣子是非常的不快樂。他們幾乎要流淚了。

於是，他們的孩子因格里特走到他們的面前來了，她對他們盡量地微笑着，摸撫着那老了的面頰，並且請他們給她玩一套在從前她每日看見過的把戲的大大的快樂。她說，這會給她一種很大的慰安。開始他們拒絕了，因為在這時候，他們沒有那種快樂的技藝者的心情。但是，她對他們微笑了幾次以後，他們再不能拒絕她了。於是，便走到貨車的旁面去，解開他們的賣藝的衣服。

當他們預備好了，當那盲目的提琴師叫來了的時候，因格里特選了一個獻藝的場所。她不想在前面的院子裏，但是，叫他們到客棧園子裏面去。這大半是還沒有出芽的菜園，但是這裏那裏，有一些滿開着花的蘋果樹。因格里特對波羅克連說，請他們就在蘋果樹下開演。

幾個男女的孩子，一聽見提琴的聲音，都跑來了，形成一個小團體的觀客。但是，波羅克連夫婦是不高興演的。他們想，因格里特請求得太厲害。他們自己實在是銷沉極了呢！

他們覺得因格里特叫他們到這個園子裏來，也是不幸的事，因為這個地方，從客棧裏的窗子，是可以看得見的。她確實是沒有想到這一層。波羅克連聽見一個窗子兇烈地一開的時候，她幾乎嚇得跑開了。假使那瘋子聽見了音樂，從窗子裏跳下來了呢！

但是，她一看見站在窗畔的那一個人的時候，她安心了。那是一個相貌堂皇的少年。他真的沒有穿上衣，但是，其他的東西，都是穿得很好的。他的眼

光很平靜，嘴唇上帶着微笑，頭髮朝後梳着。

波羅克連君正在出他的全氣力，一心一意地在獻他的技藝，他沒有注意到什麼事情。他的夫人因為只做着接吻的事，所以什麼事，都能够注意到。他們的孩子因格里特忽然地高興起來，這不是奇妙的事嗎？她的眼睛，放着從前沒有有過的光輝，她的臉真是照着一樣的白，對着那個站在上面窗畔的男子。

他不再躊躇地，爬上窗緣，跳下來了。他走近那瞎眼的人，請把他的提琴借給他一下。

因格里特即刻從那瞎子的手上，取出提琴來交給他。

『現在奏一個甫拉休茲的圓舞曲罷，』她說。

於是，這個男子開始奏起琴來，因格里特微笑着。但是，同時她的樣子看去似乎是非人世的，波羅克連夫人覺得她會在陽光中溶化，並且會從他們那裏飛走的。

但是，波羅克連聽了這位生客的奏琴，他認得他了。

『哦！』他對他自己說！『就是他！對的！難怪她叫我們頑把戲給她看！』赫特在那間酒店的房子裏，正在大發雷霆，想殺死那一個人的時候，突然間在他的窗前，聽見一個瞎子在奏提琴。於是，這種提琴的聲音，使他回到他的過去生活的一個場面了。

他想着他自己的提琴在什麼地方呢？他記起來那早已被亞林拿走了。他現在只能問那瞎子借個提琴，來彈彈平靜自己。他感着一種奇妙的興奮。他一拿着那瞎子的提琴的時候，就開始奏起來。他沒有想到他會不能奏了，也沒有想到這幾年來，他只能彈出幾個最普通的調子。

他專想着他在烏沙拉，站在那個長滿着野葡萄藤的屋子的前面的事了。如他們在從前做過的，他等待他們跳起舞來。他想活潑地彈着，吸引着他們跳舞。但是，他的手指是硬的，不如意的，並且不聽他的指揮。他用力地奏着，奏得他的額上流出汗來。到後來，他奏出一個使他們會跳舞過的正當的調

子來了。他真奏得融懷蕩魄，令人魂銷。

但是，這對老賣藝者，並不跳舞。因為他們在烏沙拉和他相遇，是多年前的事了。他們記不得當時他們是怎樣銷魂的情景了。所以他們沒有一點如他所期待的而去跳舞的意思。

赫特把眼睛轉向着因格里特，想問問她爲什麼他們不跳舞呢！同時，他看見她的眼裏，是那麼奇異的放着光輝，使他驚惶得停止着奏琴了。

他靜靜地站了一忽，朝四周望了一望。他們都帶着驚奇的不安的眼睛望着他。

人們這樣地凝視着的時候，再奏提琴的事，是不可能的了。他只是從他們那裏走開了。他看見在園中的低處，有許多正開着花的蘋果樹。於是，他走向那裏去了。

他看得很清楚，他剛剛抱的那種假設是不對的了，他現在沒有被亞林關在房裏，也沒有在烏沙拉了。這園子很大，屋子也沒有被紅的野葡萄葉子

包起來。

但是，他並不大留心他現在是在什麼地方。他覺得他有了幾百年沒有拉過琴，現在手裏拿着提琴了。現在，他要拉它一下。於是他把那提琴又靠住面頰，開始奏起來了。但是因為他的手指不大活動，仍是彈得不能如意。他只能夠彈些最簡單的東西。

『必得從開始着手。』他說。他微笑着，彈一個小小的跳舞曲，這是他第一次告訴他自己的。一個曲子。原先是他父親彈這個曲子，後來他聽慣了，便彈得出來了。突然地他看見那全部的情景了，並且聽見說：『小王子在跳舞，但是他傷了他的腳了。』

後來他又彈了幾支在學校時代學習的跳舞曲。他曾被請到女學校去，為學生跳舞會奏琴。他看見那些小姑娘跳得團團轉，聽見那女教師用腳打拍子。

現在，他更大膽了。他奏木茶特的提琴合奏曲的第一部，這是他在甫恩

讀書時代學習的。那時因為有幾個紳士在學這個合奏曲，但是那個第一席的提琴病了，他當時是那麼年輕，就補上這個缺了。赫特彈這些小孩子的調子，只是想把手指弄得純熟一點。但是，他立即注意到在他又發生了什麼奇異的事情了。他清楚地感到在他的腦裏，有一種要掩藏他的過去的很大的黑暗。他再去記憶着某種事情的時候，就好像在黑暗的房子裏尋找失去了的東西一樣。但是，一奏提琴的時候，那種黑暗，又消去了一部份。他並沒有去想，黑暗自然地消滅下去，他又不能記憶他的兒童時代和學校時代的生活了。

於是，他決定就讓這提琴自己去引導，或許這可以驅走一切的黑暗。果然如此，他每彈一曲，這種遮蔽的黑暗，就要消去一點。這個提琴引他從這一年走到那一年去，使他想起了他的學生生活，想起了他的朋友，想起了他過去的歡樂。黑暗站在他的前面，好像一朵烏雲，但是，當他拿着他的提琴，向前突進的時候，那黑暗就一步一步地後退了。他幾次朝後面望着，是否這黑暗從後面又圍了來。但是，在後面，是晴朗的天氣。

現在，提琴在奏着鋼琴和提琴的二部合奏曲了。他只奏着每個的兩三個拍子，但是，那黑暗的大部份都消去了。他記起他的未婚妻和婚約時代的事情了。他想到這裏多流連一下，但是，還有許多黑暗要驅走的。他沒有閒工夫。於是，他又奏着讚美歌了。當他憂愁悲鬱的時候，曾聽了這個歌一次。他記得他聽這個歌的時候，正坐在鄉村的教堂裏，但是，他當時爲什麼憂鬱的呢？因爲那時他是一個可憐的商人，背着貨袋在各處流浪的時候。那是一種辛苦的生活，回想起來，是很傷心的。

琴弓像旋風似地，在弦上急忙地飛舞。這又驅散了許多黑暗。他現在看見了那森林，看見了些埋在雪裏面的動物，看見了那些雪堆在死的動物上面的奇形怪狀了。他記起他的旅行，是到未婚妻那裏去，又記起了她怎樣地破除了他們的婚約。突然地，這一切的事情，他都記得清清楚楚了。

他記起着這些事情，不感着悲哀，也不感着快樂。最要緊的是他的記憶。光這一點，已經是很大的滿足了。這個奏完了以後，好像是它自己的意思，這

琴弓忽然停止了。不引他再想下去了。雖說另外還有許多事情，還有許多必得回憶的事情。那黑暗像一座堅固的牆壁，仍然立在他的前面。他強迫地把琴弓拉下去，奏了兩個頂可憐的毫無意義的小調。怎麼他的琴弓學會了這麼可鄙的東西的呢？這些調子一步也沒有把黑暗驅開，一點也沒有使他回憶着什麼事情。但是，從那裏出來了一種他從來沒有經驗過的恐怖。一種瘋狂的可怕的恐怖，一種莫明其妙的破滅的靈魂的恐怖。

他不奏琴了；他不能忍受下去了。這些調子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

那種黑暗一點也沒有消滅，並且最不愉快的，是他拿着提琴剛從黑暗裏走過，把他面前的黑暗一驅散的時候，它即刻又向他掃過來，想來包圍他似的。

他到現在老是閉着眼睛，站在那裏奏着。現在他張開着眼皮，看着這現實的世界。於是，他看見因格里特了。她站在那裏，一直沒有動地聽着他奏琴。

他問她，並不希望她回答，但是，只想能够一瞬間驅退那黑暗。

『我最後一次地奏琴，是在什麼時候呢？』

但是，因格里特站在那裏顫動着。她決心了。無論如何，他現在可以知道這種實情了。她還是怕，但是，她鼓起勇氣來，下了決心了。他現在不能逃開她，她也不能放過他了。可是，雖說她鼓起了勇氣，她仍是不敢告訴在他他瘋狂的時候，時常奏這些調子，但是，只回避着他的問話。

『這剎冬天，你在木克丹的家裏時常彈它呢！』她說。

他覺得他是被神祕包圍着。爲什麼這個姑娘要叫他做「你」呢！她不是一個普通人，像一個上流的女人，頭髮高高地捲着，還有一束捲髮垂在額旁。衣服很樸素，但是，她頸上帶一個花邊領子。她的皮膚很白，手很細嫩。好看的面孔上，配一對大的夢似的眼睛，不像一個農人家裏的女兒。赫特對於她，完全記不起來了。爲什麼她叫他做「你」呢？爲什麼她知道他在他的家裏奏過提琴呢？

『你叫什麼名字？』他說。『你是誰？』

『我是因格里特！在多少年前，你在烏沙拉的時候，看見過的，並且因為不善於在繩子上跳舞，你還安慰過我呢！』

這使赫特回到光明的過去了，現在，他記得她很清楚了。

『你長得多麼高，長得多麼漂亮了呀！因格里特！』他說。『你是多麼的好看呀！你有一根多麼好的胸針呀！』

他坐着，把她的胸針凝視了許久。他想他認得這個東西，這好像是他母親那根珞珈和珍珠做的胸針呢！

因格里特立即回答道。『這是你母親的贈品。你從前是時常看見過它的。』

赫特放下他的提琴，走到因格里特的身邊來。很興奮地問道：『這怎麼可能的呢？你怎麼帶了我媽媽的東西的呢？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你認得我媽媽的呢？』

因格里特害怕起來，臉上害怕得變成灰色了。她已經知道他其次要問什麼問題了。

『我一點也不知道，因格里特！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在這個地方。不知道你為什麼也在這裏。為什麼我不知道呢？』

『不，不要問我！』

她退開些，好像防備似的，伸出兩隻手來。

『你不說嗎？』

『不要問我！不要問我！』

他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腕，好逼迫她告訴他那些實情。

『只請你告訴我。我現在完全是神志清醒了。為什麼有一些事我都記不起了呢？』

她看見在他的眼睛裏，有些野蠻和威嚇。他知道她是要告訴他了。但是，她覺得要告訴一個人聽，說你從前是瘋了，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件非常困

難的事。實在，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

『告訴我！』他重覆地說。但是，在他的聲音裏，表現出他不想聽這件事了。如果她說了出來，他會殺死她，也說不定的。

於是她籠罩着無限的愛情，凝視着赫特的眼睛，對他說；

『你的神經有點錯亂！』

『不久罷，或許！』

『我不確實地知道。三四年罷。』

『我完全瘋了嗎？』

『不，不！你能做賣買，你能上街。』

『我怎麼瘋了的呢？』

『你是怕。』

『怕什麼？』

『怕動物。』

『山羊罷？』

『是的，主要是怕山羊。』

他站在那裏，老是緊緊地握着她的手。這時候，他投開了她的手，好像她惡意地告訴了他一個誹謗的故事，他盛怒地從她轉過臉去了。

但是，這種感情，又被一種比這感動他更深的感情驅開了。如繪畫一樣的清清楚楚，在他的眼前，看見一個負着大的貨袋屈着背的達拉的商人了。他正在走向一家農夫的小屋裏去，但是，一隻討厭的小狗，迎上前來了。他站住着，對着狗子行禮又行禮，不敢進去，一直等到一個人，笑着從屋裏走出來，把那隻狗驅開了為止。

他看見這種情形的時候，他又感着一種極端的恐怖。忽然地，這個幻景消去了。但是，他現在聽見了種種的聲音，這些聲音，在他的周圍，喊的，喊的，叫的，叫的。有無數的笑聲和嘲弄的聲音。有小孩子的尖銳的聲音，這種聲音，頂殘忍頂可怕一個字，一個名字，不斷地叫着，喊着，在他的耳裏響個不住。那個字，就

是「山羊。」

這些都是說他，都是說赫特的。他感到一種在他瘋狂時代所感到的那種同樣的無名的恐怖。但是，他現在不是怕外面的東西，是怕他自己。

「那個是我！我變成了那個樣子！」他一面說，一面搖着手，一下子，他跪在一條小橈子的前面了，靠着那橈子，哭泣起來。

「我曾是個樣子，曾是那個樣子！」他一面哭一面說。
能夠得到忍受這種恥辱的勇氣嗎？可笑的瘋子！

「哦！還是讓我再瘋罷！」他說着，猛烈地打倒那橈子了。「這種事體，一個人是受不住的。」

他躊躇了一刻。那種黑暗，像是他求來的救助者一樣，像霧似地向他這方面湧來。他微笑着。他感着他的臉色變得怎樣的鬆緩，眼裏又怎樣地現着瘋人的眼色了。但是，這還比較的好些。別種的情形，真叫人忍受不住——被人指點，嘲笑，輕蔑！再瘋了還好些，自己不知道這些事情了。他將怎做人呢？什

麼人都會討厭他。

那種黑暗，像霧的面紗一樣，包住了他。因格里特站在那裏，聽見他那種恐怖的苦惱，她覺得一切的事情又會立即消去了。她清楚地看見了那種瘋狂就要佔領他了。

她非常的害怕，她一切的勇氣都沒有了。但是，在他又要發瘋之前，又是那麼膽怯，沒有一個人敢於走近他去。無論如何，她總希望向他和她的幸福告告別。

赫特感覺到因格里特怎樣地跪在他的旁邊，把她的手把住他的頸子，她的面頰靠着他的面頰，並且和他接吻了。她並不覺得她是不屑於走近他——這個瘋子，也不覺得她是不屑於和他接吻。

在這黑暗裏，聽見一種小小的聲音。那種飄動的霧的面紗，現在沒有了，似乎都變成了蛇頭，恐嚇着他，並且好像因為它們咬不着他，都嘶嘶地叫着。『你不要這麼苦惱！』因格里特說；『不要這麼苦惱！只要沒有病就好

了。」

「我願意再變成瘋子，」他說。「我這樣受不住。我不能想着我過去的了。」

悲慘的情形。」

「是，你能够的。」因格里特說。

「沒有人能够忘記它！」他哭泣着說。「我非常的怕，沒有一個人愛我的。」

「我愛你。」她說。

他疑惑地看着她。

「你和我接吻，所以我不會再變成瘋人了。你同情我。」

「我能再和你接個吻！」她說。

「是的，你這麼說，因為我現在想聽這種話了。」

「你想聽有人愛你嗎？」

「我想聽嗎？天呀！我想聽嗎？」因格里特！「他一面說一面離開她。」我如

何能受得住，人家一見了我，就說：「他以前是個瘋子！他看見狗子和貓，老是行禮的呢。」

他另外感着一種特別的難受。他倒下去，用手蒙住臉哭起來。

「還是再瘋了的好。我聽見他們在叫我，並且我看見我自己的樣子。圍繞着我的只有恐怖。」

但是，這時因格里特急躁起來了。

「是的，不錯！」她大聲地說；「又去瘋罷！因為要避開一點點恐怖，又去做瘋子，真是不失爲一個堂堂正正的丈夫！」

她坐着，咬住嘴唇，用力壓制自己，不許哭泣。並且當她說得不能很快的時候，只好抓住他的手膀，把他亂搖了一頓。

她很奮激，並且茫然不知所措，因為他想從她的手裏逃開，他又不用力地掙扎。

「你對我怎麼樣？對你的母親又怎麼樣？你想你瘋了，就平靜了。」她又

搖他。『你說，因為要避開恐怖，但是，對於悲傷着你永久不回來而終身等待着你的她，你並沒有恐怖。如果除了你自己以外你對於什麼人，還留點心的話，你應當與病魔戰鬥，使你恢復健康來。但是，你對於什麼人也不留心。在幻像和夢境裏，你是那麼漂亮和強壯，並且請人幫助，但是，在這現實的世界，你就不需要幫助了。你專是想着你是世界上最苦惱的人。可是，還有比你更苦惱的人呢！』

赫特最後舉起眼來，察看地凝視着她的臉。這時候，她並不美麗。她的眼淚流着，她的口顫動着，在哭泣中勉強地談着話。

但是，他看見她這種煩惱紛亂的情形，於他是很好的。他感到一種奇怪的平靜，和一種很謙遜的感謝。在他的破滅裏，來了某種偉大的奇妙的東西了。這一定是愛情，一定是偉大的愛情。

他正坐着哀傷他的悲慘的時候，愛情站在外面敲門了。這裏有一個真實地愛他渴慕着他的人。她對他說得很嚴厲，但是，他聽見在她的每個字裏，

都顫動着愛情。在他看來，她似乎獻給了他一個寶座和王國。

她告訴他當他發瘋的時候，他曾救了她的生命。他從死裏驚醒了她，引導她，保護她。但是，這於她不能滿足，她希望佔有他。

她和他接吻的時候，他感到了一種醫病的香油，注到他的病了，的靈魂裏面去。但是，他還不敢相信這是愛情逼着她的。但是，她的憤怒和眼淚，使他無懷疑的餘地了。他是被人愛了，可憐的傢伙！

在赫特的心裏，在這種意識激起了那種深大的快樂之前，那最後的黑暗就消去了。像一個笨重的幕布似地把它拖開了。並且，在他的眼前，他很明顯地看見了那個他走過的恐怖之國。但是，也是在那裏面，他遇見了因格里特，在那裏他把她從墳墓裏抱了出來，在那個森林裏面的小屋子的前面，他奏了提琴給她聽，並且，她因為要醫他的病，也做了許多的工作。

他不僅想出了對於她的記憶，同時，還記起了她從前鼓舞他的感情。他是充滿着愛情了。他感到一種同樣熱烈的希望，這種希望是他在拉格南達

的教堂墓地裏，從他那裏將她奪去的時候所感到過的。

在這恐怖之國裏，在大大的沙漠中，長了一朵用它的香氣和美麗來安慰他的花。他現在知道了愛情的存在了。這朵野花移植到人間的花園裏，根深蒂固地繁殖起來。他感到這個的時候，他知道他是被救了，他知道黑暗是被勝利者克服了。

因格里特仍是沉默着。她做了一件辛苦的事以後，感着很疲勞了。但是，她仍像好好地做了事的人那樣的平靜。她知道她得到勝利了。

赫特最後破了沉寂。

『我允許你，我願意忍耐。』他說。

『謝謝你！』她回答。

這時候，沒有什麼可說了。

赫特覺到他不能告訴她，他是怎樣地愛她的。這簡直不能用言語說出來。但是，只得在他們以後的每一天每一點鐘的生活裏去表現他對她的愛。

情。

—
完

